

青春進行曲：二二八高雄中學自衛隊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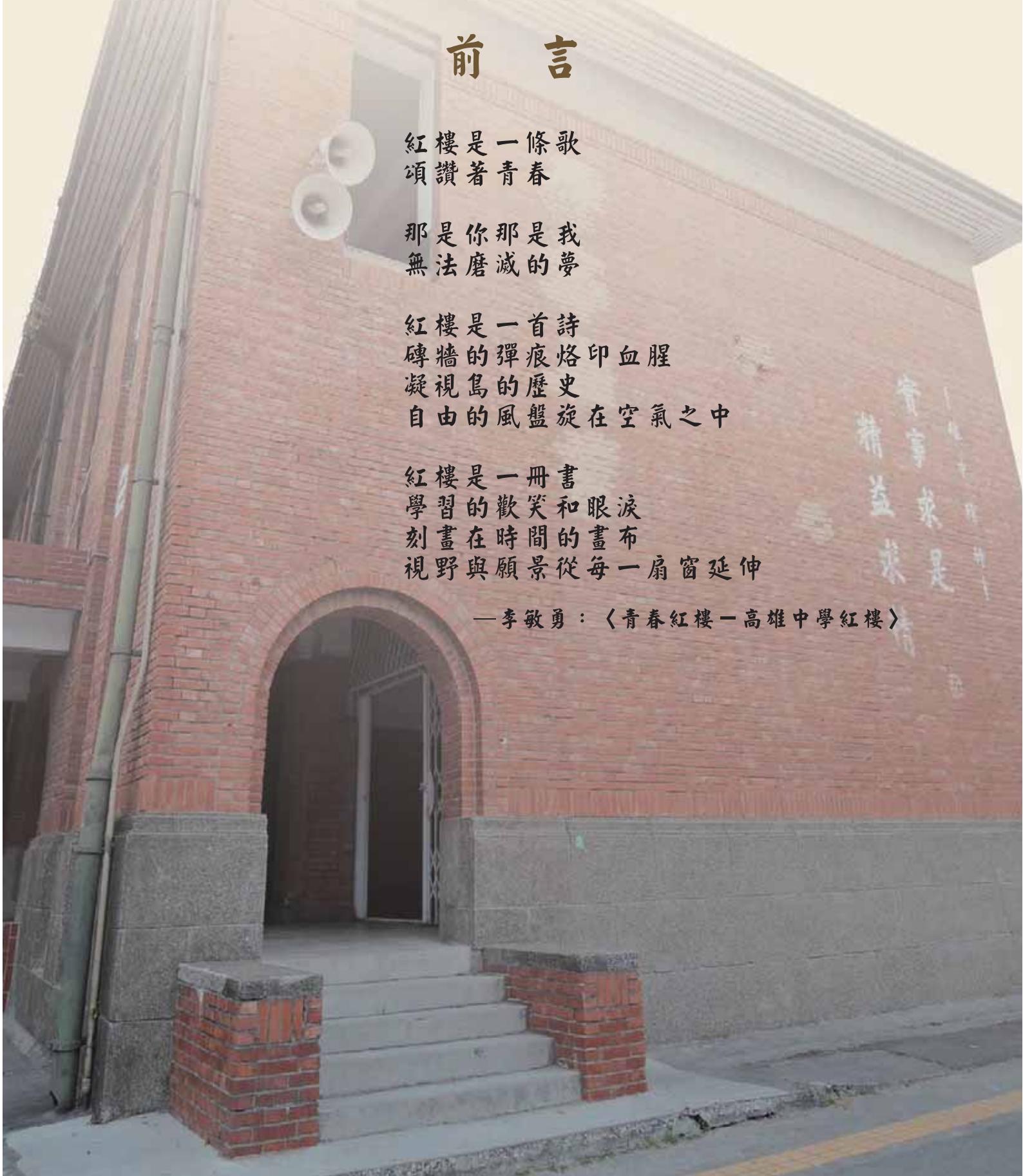
紅樓是 一條歌
頌讚著 青春

那是你 那是我
無法磨滅的夢

紅樓是 一首詩
碑牆的 一彈痕 洛印血腥
凝視鳥的 歷史 在空氣之中

紅樓習 是 冊書和淚
學刻畫 的 在笑間眼淚
視野與 一歡時景從布
延伸

—李敏勇：〈青春紅樓—高雄中學紅樓〉



實事求是
精益求精



前 言

1943年的11月，中、美、英三國領袖在埃及開羅會面，會後發表宣言，聲稱：「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起在太平洋上所奪佔之一切島嶼，例如東北(滿洲)、臺灣與澎湖群島，都應歸還給中華民國。」¹這項口頭的宣言，雖無文字條約束力，然現實世界往往是，強者的口頭約定有時候要比弱者擁有無數的紙上契約更有效力，戰後臺灣的命運就此決定了。

1944年，重慶的國民政府內設立「臺灣調查委員會」，開始籌備接收臺灣的工作。此時，臺灣在日本臺灣總督主導下，全面動員準備抵抗盟軍(美軍)之登陸，臺灣島上處處響起從軍樂，經過包裝和美化為日本天皇犧牲的故事，也在電臺和教室不斷散播。1945年7月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波茨坦宣言》，要日本無條件投降，並且申明「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8月，日本已陷強弩之末、四面楚歌的處境，天皇召開御前會議，親自決定結束戰爭並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8月15日日本天皇的「玉音放送」來得太突然了，直接影響戰後東亞政權的重組或消長，臺灣雖經國民政府和平接收，但不到一年半就爆發「二月悲劇」(當時中央日報稱為「臺灣事件」，一般慣稱「二二八事件」)。

1945年8月15日這一天，臺灣人的心情是非常微妙的。它象徵戰爭與日本殖民體制的結束，臺灣人突然被通知要回歸「祖國」，對許多臺灣人來說，祖國是一個抽象、陌生的印象，甚至是不曾存在過的想像，這種突兀與無奈

¹ 1943年12月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英國首相邱吉爾於埃及開羅共同發表的新聞公報中指出：「It is their purpose that Japan shall be stripped of all the islands in the Pacific which she has seized or occupi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1914, and that 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uch as Manchuria,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和半個世紀前的乙未割臺感覺如出一轍。臺灣人不但沒有決定自己未來命運的權力，還必須努力適應新主子的脾性和家規，盡快忘卻過去被遺棄及被宰制的噩夢。臺灣人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從日本式的轉換成中國式的，過程快速且粗糙。十九世紀後期以降，西方列強(也包括東方的日本帝國)獲得割讓的土地後割讓土地後，一般會有數年的處理緩衝默契以及自由選擇國籍的權利。然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在沒有實施「國籍選擇」及足夠緩衝期的情況之下，臺灣只能在日本敗降後二個月間強制轉換成中國的一部分，硬生生地被拉回到半世紀前的樣子。隱隱然想像的命運出現了嚴重的斷裂，臺灣人心理的陌生和不安，並非短時間可人為解決的。執政者選擇逆勢而行，結果爆發全島動盪，以衝突與悲劇收場。

回顧1937年後，日本在臺灣全面推動「皇民化運動」，就是要把漢人的文化習俗從根拔除，將臺灣人鍛練成忠於天皇、皇國的日本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與中國聯手對付日本，臺灣總督府很擔心臺灣人與中國互通聲氣，也恐懼臺灣人成為盟軍登陸的內應，一方面積極推行皇民化、實施徵兵，再方面藉機壓制各地士紳，羅織罪名繫於獄中。當時，有一大批完全受日本皇民教育長大的年輕人，有些受徵召到華南、南洋加入日本皇軍，有些人在學校繼續學業，有些人進入社會，他們的文化思想都和上一代的臺灣人極不相同，他們自小接受日本教育，甚至可以說是完全的日本人了。當時，高雄中學的學生正是在這種氛圍下逐漸成長。

成立於1922年的高雄中學校，是日治時代高雄州最高學府。1940年代，高雄中學有些學生的思想相當前進，甚至左傾，他們喜歡閱讀世界名著，對於社會上的不公不義之事特別敏銳，也很有自己的想法。當他們戰後面對有些軍閥土氣的政府軍隊與接收官僚，自然是很難適應。這種微妙的社會氛圍和啟蒙下的校園風氣，正是引爆二二八事件的背景。

1947年2月28日，臺北發生的官民衝突事件，很快蔓延開來，臺灣全島陸續發生類似的衝突，3月8日，國軍增援部隊上岸以前，全臺灣各地方都有相關事件處理委員會。3月3日高雄已經有些騷動。高雄第一中學位於高雄車站附近，二二八事件前高雄幾所中學的通學生已經與車站人員爆發幾度衝突，有賴中學校長們介入協商，才未釀成大規模衝突。當二二八事件的風聲傳到高雄後，許多學生與社會人士進入高雄一中校園內集會討論。高雄一中校長與師長都要求學生冷靜、理性、溫和，不要衝動惹事。高雄一中在高二生領導下，排除社會人士，自行組織了自衛隊，此時學校師長已無力阻止。自衛隊成立目的主要在於保護校園內的生命財產安全。學生們組成守衛隊和巡邏隊，並於校園內開設市民保護所，收容數十名外省人，提供其飲食，保護其安全。

學生們希望火車能順利通行，民眾可自由進出高雄交通樞紐的火車站，自衛隊便組織決死隊兵分三路進攻高雄車站，希望趕走駐守當地的憲兵。無奈自衛隊之槍械、訓練、人數皆不如憲兵隊，最後由地方仕紳出面協商停火，解除雙方對峙局面。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部下命進攻市區，高雄市政府、火車站相繼被攻下，不少人罹難。次日，軍隊進攻高雄一中校園，以迫擊砲、機槍、步槍朝校園射擊，自衛隊員前日傍晚已經撤離，但高雄一中紅磚牆面受損，留下砲彈坑和槍擊彈痕。

雄中自衛隊員面對大時代捲起的驚濤駭浪，毫不畏懼，勇敢挺身而出，護衛校園的安全純淨，收容外省籍民眾，打破社會不公不義。他們的故事，就像一首青春進行曲，在二二八事件爆發數十年後，依舊低盪徘徊於雄中校園。雄中校友，著名詩人李敏勇說：





我出生的那年，臺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這是一個歷史烙印，是戰後臺灣精神史蒙難的篇章。許多知識分子文化人死於戰後入據統治權力的屠殺，但我的生命卻在死滅裡誕生。1960年代，高中時，從一位體育老師指著教室外牆上斑駁彈痕，知曉二二八事件。種子埋葬在心中的土壤。……²

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學生，有些犧牲殞命了，有些棄學他就，有些隱居埋名，即使繼續就學者，也都忐忑驚恐地低調過日子，許多人噤聲一輩子，不敢對人談起二二八。

2002 年國史館出版《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在第八冊中收錄高雄中學檔案室保存的二二八事件相關殘卷資料，文件內容包含事件發生經過，學校暨教職員公私損失調查表，以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抄發學校之各項處理辦法等。編輯者坦言：「本書所收錄各學校檔案因係官方檔案，有其一定的觀點與立場。……；事件中學校與學生之相關資料則頗為缺乏，僅能就檔案中學校之事件經過報告、參與事件學生之悔過書、保證書，以及表白日記中略窺一二，……，由是欲對二二八事件前後學生活動暨學校、政府之處置得到全面性的瞭解，必須兼採民間報章雜誌或事件當事人之回憶性文字等，才能對二二八事件期間的校園，得到適切地瞭解。」³因此，本文除了利用公文官書檔案及學者研究成果之外，還利用已出版及採錄的口述歷史資料，透過事件當事人現身說法，對照官方文件及學者研究成果，建構較為清晰可信的歷史圖像，希望對於二二八事件時高雄中學自衛隊的組

² 引自李敏勇：〈鎮魂之歌：這一天，讓我們種一棵樹〉，收入氏著：《是春天為我們開門的時候了：一個臺灣詩人 心的秘密》(臺北：圓神出版社，2012 年)，頁 119。

³ 引自簡笙簧主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八)》(臺北：國史館，2002 年)，頁 9-10。

成、運作到解散以及學校在事件前後之狀況，有更清楚的了解，並如實呈現一群青年學生面對大時代變動時之所思、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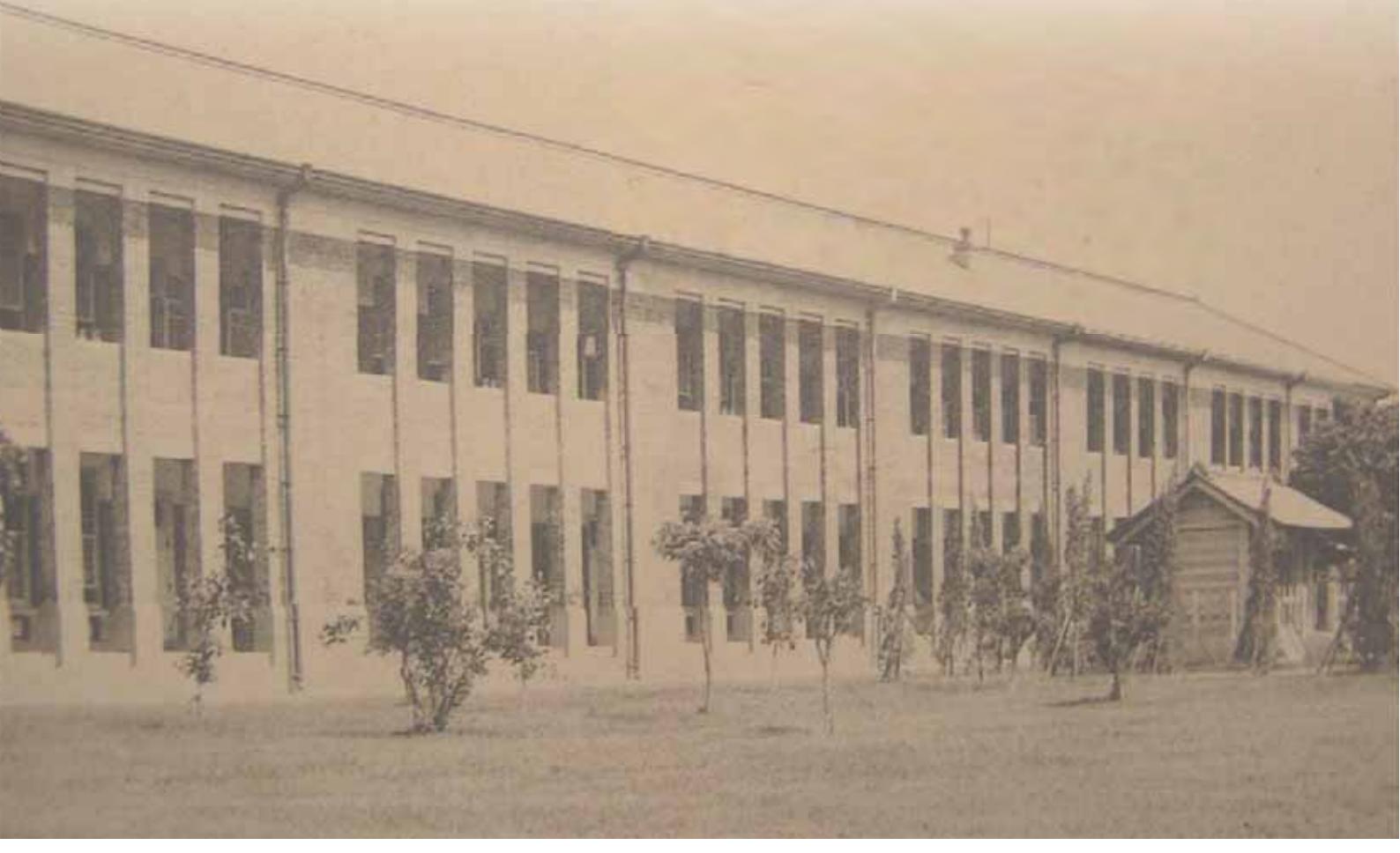
改寫歷史

一三八高雄中學自衛隊

座談會手冊

壹、高雄一中與高雄二中 的分與合





壹、高雄一中與高雄二中的分與合

日治後期，高雄州的人口大量增加，希望進入中學就讀的學生愈來愈多，但高雄中學校的容量有限，加上 1940 年起修築現代化的海軍基地——鎮守府(左營軍港)後，為了提供海軍軍區子弟的升學需求，便徵收原屬於私人用地的左營段第 347 番地(今左營高中附近)設「高雄州立高雄第二中學校」。1944 年(昭和 19 年，民國 33 年)4 月 1 日開學，州廳派內藤理八擔任校長。全校教職員除校長外有教諭 6 人、書記 2 人，佔地約 9.6 甲(公頃)，校舍配置大致呈「L」型。原來的「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則同時改稱「高雄州立高雄第一中學校」。

作為大日本帝國南方作戰要塞的高雄，1944 年 8 月起開始遭受美軍 B-24 轟炸機一波波的轟炸，10 月從東臺灣海上的美國航空母艦起飛的格拉曼戰機也開始攻擊臺灣全島，迄 1945 年初日軍零式戰機已經無法護衛臺灣領空。二戰末期，日本帝國迫切需要年輕人投入戰場，便把中學五年制改為四年制。1945 年 3 月，高雄第一中學出現五年舊制和四年新制兩屆學生同時畢業。當時，四、五年級畢業生都接到警備召集令，與三年級生一起編入「學徒隊」，集中在西子灣受訓後，有些分派到高雄要塞司令部通信隊，有的被分到左營軍港背面的壽山獨立混成旅警備隊。這些「學徒兵」穿著學生制服、戴中學帽子，胸前佩帶二等兵的一顆星，每天主要工作是構築陣地和小港、大樹後庄(九曲堂)的機場以及挖掘隧道，偶爾會做夜襲敵軍和以人肉炸彈爆破敵戰車的訓練。其他低年級的學生，多不能依時上課，經常躲避空襲「疏開」到郊區。因戰事吃緊，臺灣總督府命令「金(金屬)供出」，亦即奉獻金屬，高雄第一中學校內的金銀鐵器被迫上繳，連樓梯上的防滑銅條都被挖出來充公奉獻。

1945年2月底和5月初，美軍兩度重擊高雄港，飛機轟炸目標以軍事、行政和生產事業設施為主，高雄第二中學因鄰近左營海軍基地遂遭池魚之殃，半數校舍被炸毀，其他部分則不堪使用(圖1-1)。由於美軍轟炸對象不含車站等將來必須使用的設施，這讓位於高雄車站旁的高雄第一中學逃過一劫，除了連棟走廊稍微受損外，幾棟主體建築並無損害(圖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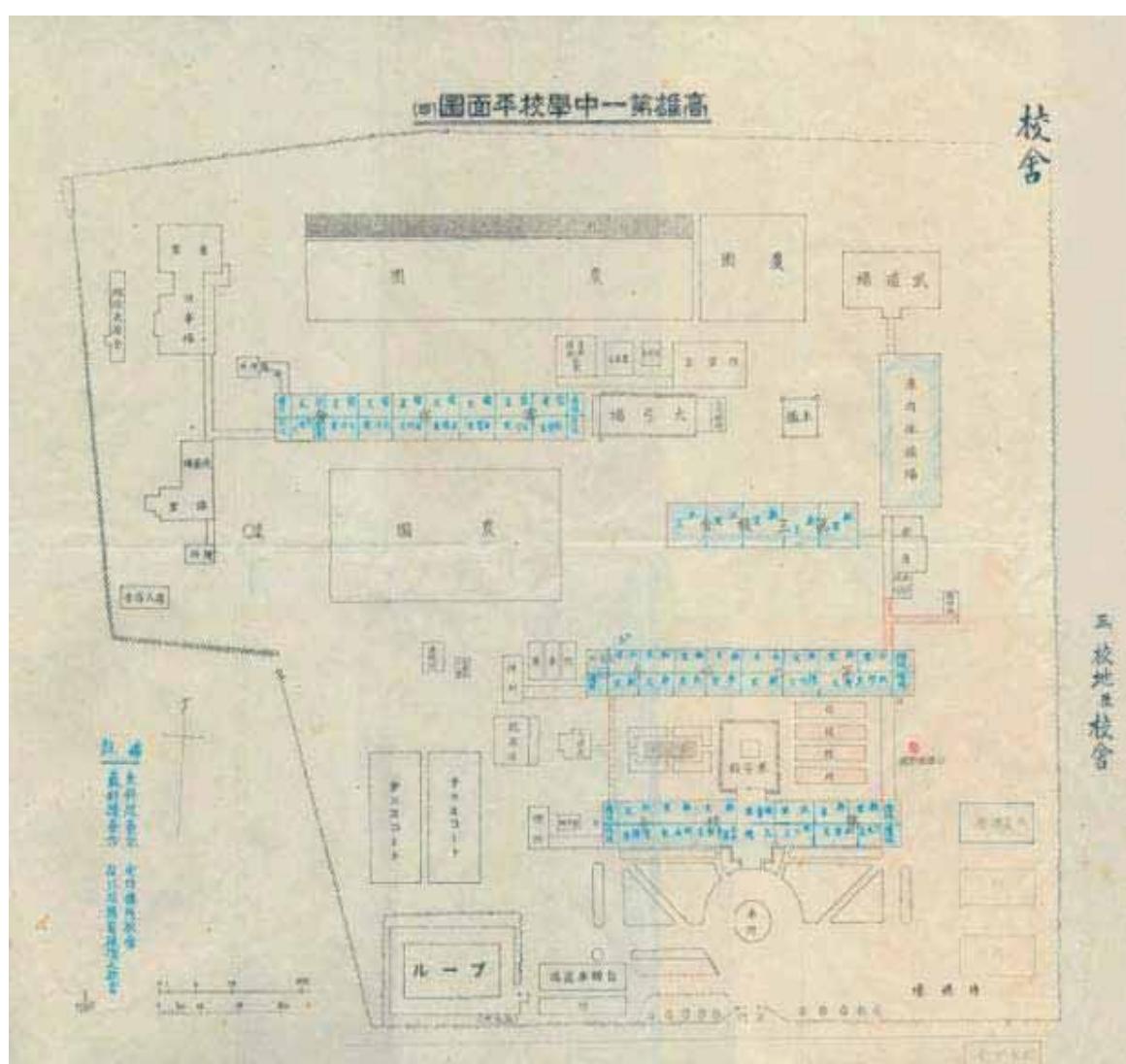


圖 1-1 二戰期間，高雄第一中學校舍未遭受盟軍轟炸，校園大體完整無缺。
(高雄第一中學《交接清冊》附件，雄中校史室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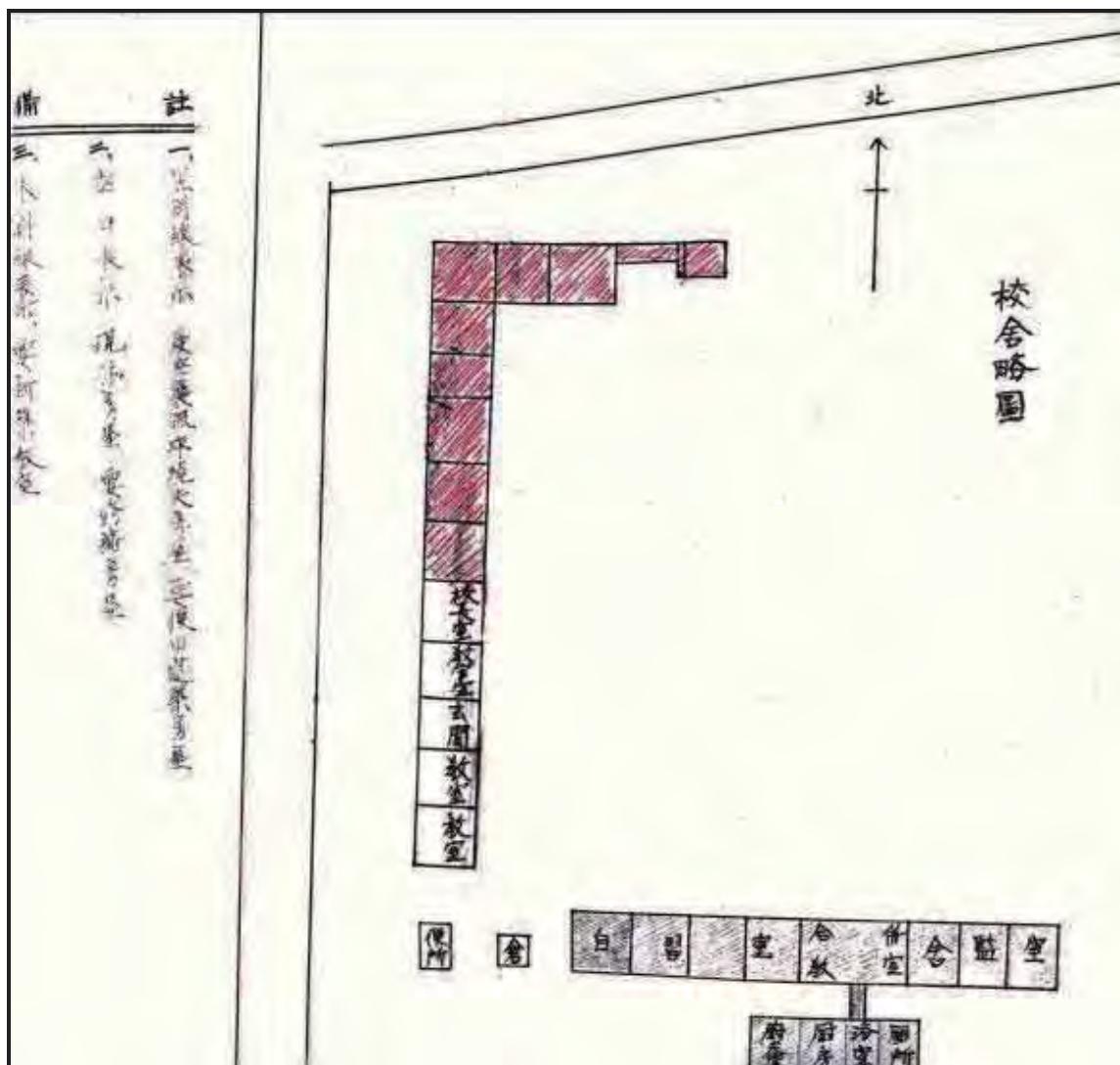


圖 1-2 二戰末期，二中遭受盟軍飛機轟炸，紅色斜線部分為嚴重受損區。

(高雄第二中學《交接清冊》附件，雄中校史室提供)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依據《臺灣接管計畫綱要》，派出謝東閔接管高雄州。1945年5月，愛河畔的高雄州廳中央遭美國軍機炸出一個大洞，廳舍嚴重毀損，州廳行政便移到高雄第一中學辦公。8月14日，日本向中、美等國盟軍投降。11月9日上午，高雄州政權交接儀式在高雄第一中學舉行，州廳全體員工和各界代表一千人在運動場升完旗後，進入「雨天體操館」(大禮堂)參加交接儀式，典禮完畢後接管州廳各單位，並陸續邀請地方士紳名望出任各郡、市首長，所選派的各級學校校長均由國人擔任。高雄州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謝東閔的辦公室設在高雄中學校長室。受命接收高雄市的士紳陳啟清¹(圖 1-3)，同時接管高雄第一中學與第二中學，主要任務是維護和保管財產設備，等候政府正式派員接辦。11月15日上午10時，接收專員黃三木帶領新任校長陳啟清，接受前校長松井實等移交各種簿冊，並發表章程，規定：「學校全體教職員照常服務，不得擅離職守，學校組織系統除與中華民國教育宗旨牴觸者外，暫維原狀。學校奴化課程與日本名稱應即廢除，日語文、修身、歷史及牴觸中華民國教育宗旨之課本均應停授，如不能改用新課本時，可加授自然科學課程以免學生荒廢學業。日籍教員如無過失者暫供原職，各學校應即教授國文課程，全體學生



圖 1-3 戰後接收高雄市及高雄中學的高雄市士紳陳啟清先生。(資料來源：黃才郎編：《壯麗之旅-陳啟清先生八十七載光源》，1992 年。)

¹ 陳啟清，日治時期臺灣殖產名人陳中和之五子，1925 年日本明治大學畢業後返臺，參與經營物產、製鹽、製糖等家族企業。戰後曾任參議員、國大代表、省府委員等公職，參與經營或擁有的企業包含一銀、臺泥、臺糖、光和耐火、臺灣通運、康和租賃、國賓飯店、光和建設、南山人壽、可口可樂、群益證券等，並擔任過全國商總理事長等職務。長子陳田錨為戰後高雄中學第一屆畢業生。

均應常用國語，各學校每日舉行升降旗典禮，全體員生出席參加。」²1946年1月7日，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布高雄市升格為省轄市，派連謀為市長，次日成立高雄縣政府，管轄今高雄縣市、屏東縣，首任縣長謝東閔，仍暫時借用省立高雄第一中學校舍辦公，4月1日縣政府才搬遷到鳳山。

1945年8月中旬以後，臺灣總督府不再處理業務，靜待國民政府接收，形成統治上的空窗期。當時杜聰明、葉士哺、林景元等臺籍教育界精英組織「臺灣省教育新生會」，穩定各地學校運作，等待祖國派員接管。當時臺北二中(今臺北市立成功高中)資深教師、臺灣數理學會會長的林景元，出任新生會臺北會長兼臺灣省教育會理事，11月初林氏被臺北二中「父兄會」推薦擔任校長³。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最終接受杜聰明的推薦，於11月30日任命林景元(圖1-4)擔任高雄第一中學校兼高雄第二中學校校長，兩校同時由「高雄州立」改為「臺灣省立」。林校長乃戰後第一批10位省中校長中唯一的臺籍人士。

省立高雄二中的校舍受戰火毀損過多，全校師生被安排在高雄一中第六棟校舍上課，兩校校務則各自發展。日籍學生498人集中編入高雄二中，加上8位被徵用的日籍教員和部分高雄女中的日籍學生。當時把日籍師生聚集在高雄第二中學，原因為行政長官公署要一改以往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外，還考量到未來便於遣返作業。高雄一中日籍學生編入二中後，空出的缺額除了吸納本地國校畢業生外，還從寬接納轉學生，來源包括留日返臺、從中國大陸轉來和本省其他中學(如高雄二中、岡山中學、長榮中學)轉入者，全校學生人數581位，教職員(包含徵用日籍)有23人。1945年9月學校恢復上課，留用少數日籍教師(圖1-5)，大多數教職員是臺灣人。教師們上課多使用日

² 參閱〈推林景元氏為台北二中校長，父兄會提出建議書〉，《民報》，1945年11月22日，第2版。

³ 參閱〈接收後之諸學校，高雄已訂辦法〉，《民報》，1945年11月10日，第2版。

文，留學大陸的教師教授國語文，還有鄭坤五(圖 1-6)、許成章(圖 1-7)、陳春林(圖 1-8)等傳統漢詩人在詩友王天賞的推薦下在學校教授漢學。此時，校園風氣非常民主，學校相當尊重學生的人格，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可以組織父兄會、學生自治會，關心校務發展。每天早晨到校不必對奉安殿行禮，聽到「天皇陛下」也毋須立正肅穆。



圖 1-4 1946 年 11 月，林景元校長(前排中)、許成章(前排左五)教師及初中部學生。
(雄中校史室提供)



圖 1 - 5 1946 年 3 月，林景元校長、留用日籍教師、父兄會長顧問楊金虎(前排左七)與舊四年制畢業生合影。(洪南洋先生提供)



圖 1 - 6 1946 年 11 月，著名的漢學家鄭坤五(前排左五)與林景元校長與導師、學生合影。(雄中校史室提供)



圖 1-7 林景元校長時期許成章的聘書。(雄中校史室提供)



圖 1-8 1946 年 11 月，林景元校長、漢學家陳春林(前排右六)與高中部學生合影。
(雄中校史室提供)

二戰末期，日本政府擔心盟軍從屏東枋寮附近登陸臺灣，便在高雄州沿海佈置重兵和構築防禦工事，加上先前總督府在潮州一帶設立許多日本移民村，因此戰後高雄州有 20 餘萬日本人等待遣返。國民政府完成接管高雄後，所有日本人因失業也失去特權，而感到意氣消沉、徬徨無助，故發生不少竊盜、強盜、恐嚇等情事，為了生存而做起以往他們認為下賤的苦力、車夫、奴役等工作，甚至某些婦女淪為茶肆女侍、風塵酒女或街頭流鶯。⁴隨著臺灣社會經濟日益動盪，臺人仇日風氣更加高漲，絕大多數日本人焦急著等待遣返。遣返運輸任務主要由美軍調撥的日本巡防艦、美軍運輸艦擔綱，一般是由馬尼拉、日本載運臺灣人到高雄，再原船送日本人回國，每船約載運四、

⁴ 參閱〈俟市政府之指導，展開日僑救濟運動〉，《民報》，1946 年 1 月 21 日，第 2 版。
〈國敗戰民失職，日少婦多沉苦海〉，《民報》，1946 年 1 月 24 日，第 2 版。

五百人。1946 年初，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要求各地加速遣返日俘(日僑)作業，規定包含所有徵用或留用的日本人都必須在 4 月 10 日前完成遣返。

暫時寄居在高雄一中校園內的高雄二中，在日籍師生遣返後面臨裁撤命運，1946 年初鳳山鎮民便希望二中能夠遷校到鳳山，鎮長蘇泰山與陳皆興、林金鐘等士紳邀請二中校長林景元列席報告，並成立促進實行委員會，積極向省教育處陳情，然終未成功。⁵ 8 月，陳芳艸(圖 1-9)繼任二中校長後，協助校內僅存的留用人員子弟約 120 人(男 50 人、女 70 人)轉學到省立臺北和平中學⁶，準備從基隆遣返。12 月遣送最後一批學生後，學校處於關閉狀態。陳芳艸校長之前因領導無方，陸續爆發與高年級學生互毆和貪污舞弊情事，引起地方士紳指責，乃攜帶細軟與妻妾逃走，被教育處革職。1947 年 2 月改派督學林一鶴繼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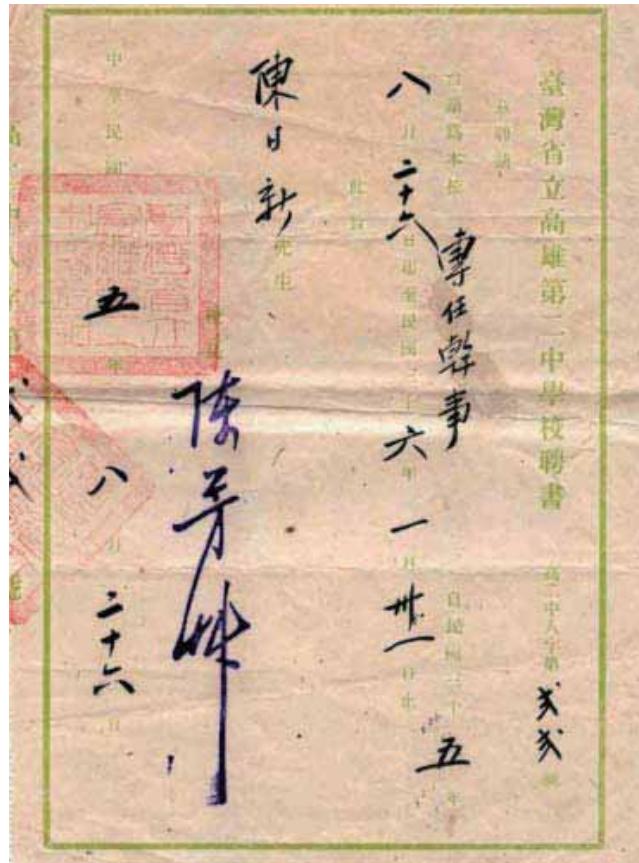


圖 1-9 省立高雄二中陳芳艸授與陳日新幹事的聘書。(陳日新先生提供)

⁵ 參閱〈高雄遷移二中，推選遷移委員〉，《民報》，1946 年 6 月 4 日，第 2 版。

⁶ 此校乃為等待遣返的日籍中學生所設置的臨時中學。

1946年3月，舊制四年制中學畢業生，升上新制「高級中學」二年級，這些學生認為經過半年的補習教育後，理應可以升上三年級，高二、高一學生向林景元校長反映，校長乃向教育處陳情但未獲同意。所幸，當時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臺灣師大)、臺南工學院(今成功大學)、臺北法商學院(今臺大法學院)容許舊制四年制畢業生報考，柯旗化等部份高二生因而得以提早一年離校。8月，省立高雄一中成為完全中學，招收高、初部學生，各修業3年。

日治時期高雄中學的校徽只有一種，在均勻對稱的六角形圖案中置入圓弧造型的高中二字，頗類美國警長徽章，廣泛用在校旗、帽徽、書包、衣鉤上。(圖 1-10)省立高雄第一中學時代，校徽(圖 1-11)是以白色梅花造型外裹金黃色圓圈，明亮而大方，頗有呼應祖國政權的意味。



圖 1-10 日治高雄中學校校徽。
(雄中校史室提供)



圖 1-11 省立高雄第一中學校徽。
(雄中校史室提供)

林景元校長的外套總是別著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圓形徽章和省立高雄一中的三角徽章(圖 1-12)，二二八事件時林校長被囚禁於鼓山國校，他曾經極力阻止小兵欲扯下這兩枚徽章，而遭受刀械重擊，頭額流血不止。省立高雄第二中學的校徽(圖 1-13)則在「高雄二中」字型上下各有三條橫線，代表民族、民權、民生之三民主義。1947年整併後的省立高雄中學時代，以倒三角形為背景，裡頭繪上三支鋼筆頭，背景顏色並未一致，先後使用過金黃、深藍和淺藍，鋼筆頭造型也非完全固定，由三個五角形構成的鋼筆頭形狀，長短或有不同，皆代表「智、仁、勇」三達德之意(圖 1-14)。⁷



圖 1 - 12 臺灣省籍數學家林景元校長，左胸口佩帶行政長官公署的圓形通行徽章和高雄一中的三角形校徽。

(雄中校史室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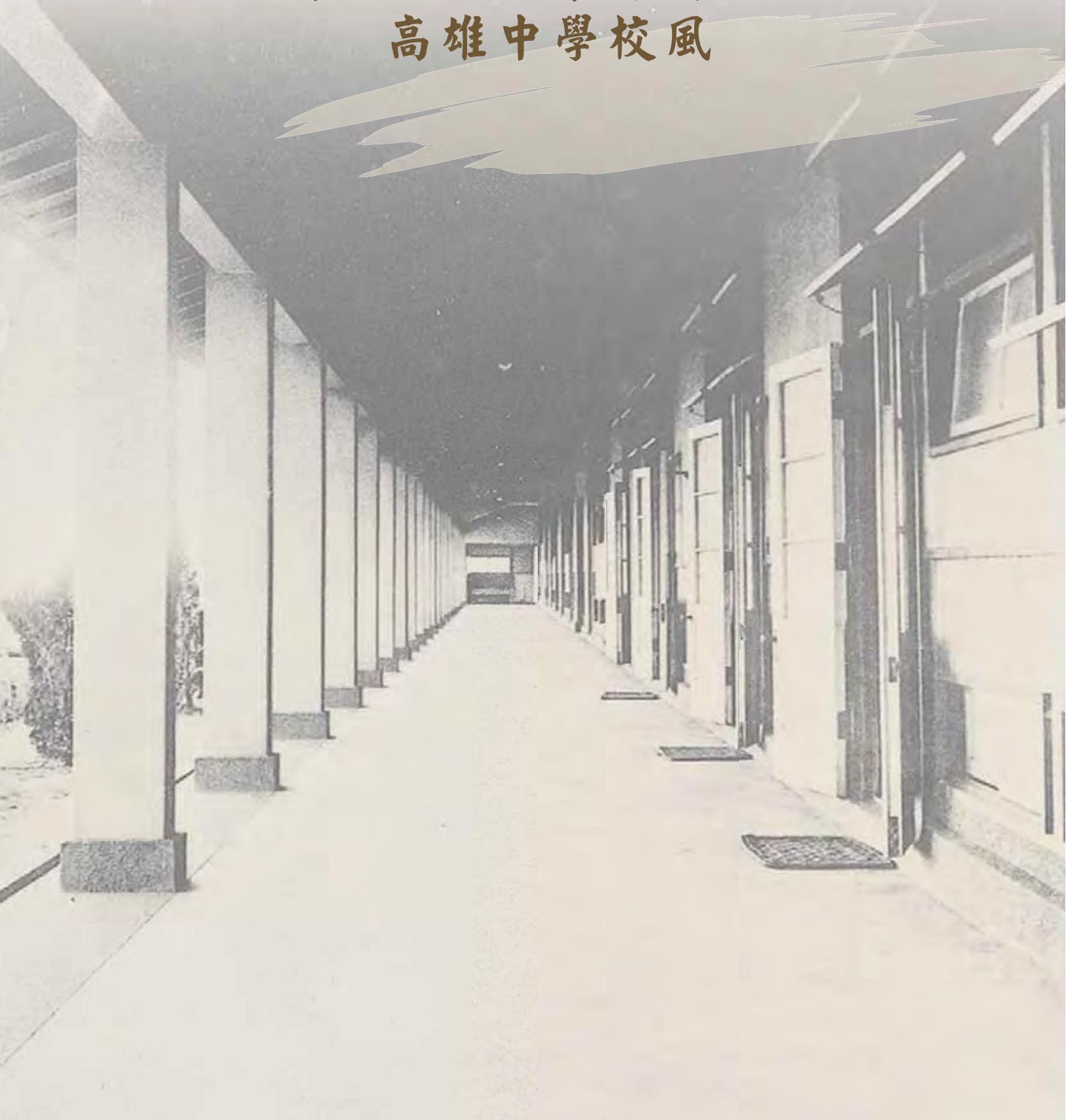
圖 1 - 13 省立高雄第二中學校徽。
(雄中校史室提供)



圖 1 - 14 省立高雄中學校徽。
(雄中校史室提供)

⁷ 參閱吳榮發：〈高雄第一中學、高雄第二中學的分與合〉，《臺灣文獻》(別冊 23)，2007 年 12 月，頁 10-21。

貳、二二八事件前的
高雄中學校風





高雄中學校校舍正面 THE PRINCIPAL EXIT OF
THE TAKAO MIDDLE SCHOOL BUILDING

高雄中學校



中隊教練 THE COMPANY EXERCISES

貳、二二八事件前的高雄中學校風

戰後初期，臺灣總督體制已不再執行公權力，新政權又尚未抵達之際，民眾雖有零星之報復日警行為、偷盜物資山林等脫序現象，大體上在這段政治權力真空期，臺灣社會展現高度的自制，民眾無不歡欣地等待「祖國」的蒞臨，各地仕紳積極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社會上瀰漫著高度參與熱情，各種民間社團紛紛成立，各校學生組織聯盟與支部，主動學習國語、三民主義、教唱國歌，島上各角落此起彼落的唸唱「ㄅ、ㄉ、ㄇ、ㄈ」、「三民主義，吾黨所宗」。臺籍留外人士紛紛回來，準備貢獻所學所能。然而，陳儀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對於臺灣社會充滿濃重的日本氣味非常不以為然，積極推動「中國化」與「去日本化」的民族教育方針，中學以上大量替換外省籍教職行政人員，導致校園逐漸出現糾紛衝突，行政長官公署及教育處對於校園的不安與抗議事件，往往指責學生「誤解自由」或「奴化過深」所致，錯誤的教育政策造成校園的裂隙逐漸拉大。¹

高雄第一中學大約從1945年9月中旬開始上課，除極少數日籍教師繼續留用外，從校長到各教師幾乎都換成臺灣人。此時，校園風氣出現極大的轉變。並非所有的學生一開始即認同中華民國是「祖國」的想法，如何聰明就是回到學校上課以後，隨著社會氛圍及學校教育政策的轉變，才開始出現這種想法，潘印雄也是戰後才慢慢認同中華民國。²

¹ 參照陳翠蓮：《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臺北：國家檔案局，2005年)，頁3-4。

²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何聰明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頁404-405；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潘印雄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433。

自由民主之風，已經悄悄地在校園滋長。戰後，省立高雄中學高中部第一屆的柯旗化回憶：

不只臺籍老師，連日籍老師也開始講究民主作風，尊重學生的人格。每天早晨到學校時向奉安殿行禮的規定已取消，聽到「天皇陛下」也不必立正了。言論完全自由，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我們初次嘗到沒有約束的自由生活，覺得很幸福。

四年級的學生大都留頭髮以象徵自由……。³

學校曾經要求學生剪掉頭髮，但學生質疑「新的自由時代已經來臨，卻不能留頭髮，我覺得好像又回到軍國主義時代，令人悲哀」，校長與教務主任竟順應學生的要求，答應高二生可以留長髮，讓學生們簡直無法想像。各校中學生組成學生聯盟，自動自發從事清掃道路等服務工作。⁴顯示學生們憧憬著一個美好時光的降臨，期能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氣，喜迎民主的時代，而高度自治並自動自發地從事社會公益活動。

當時校園中能有此自由民主之風實與林景元校長之為人風格有關。留用的日籍教師曾我廣一認為，林校長是一位人格相當高潔，自我要求也很嚴格的人。⁵學生們多認為林校長是一位熱愛教育、關心學生、忠厚持重的教育家，在戰後各項物資極為艱困時，他不斷為教師們向教育處爭取敘薪及物資津貼。⁶面對日籍師生遣返、校園空虛的景況，林校長出面呼喚，希望校友儘速

³ 引自柯旗化：《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高雄：第一出版社，2002年)，頁35-36。

⁴ 參照柯旗化，《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頁36。

⁵ 曾我廣一：〈高雄州立高雄一中と二中について〉，收入吉田格編：《高中同窓會會報》第11號，(東京：高雄中學同窓會，1978年)，頁3。

⁶ 林秀玲：〈自學有成的數學教師—林景元〉，收入謝雅惠等編：《臺灣教育人物誌V》(新

返校上課，陳仁悲回憶說：

戰爭結束後，日本人陸續被遣返回日本，原來高雄中學每年級四班，目前恐怕連一個班人數都湊不齊，況且有不少人在中學四年級時，就考上高等學校、師範學院及臺南工學院等。林景元校長透過高二生班長楊冠傑、副班長陳仁悲，要求同學留下來讀書。同時，引進其他學校學生（如臺南長榮中學學生、臺灣其他學校轉學生，從日本東北或日本回臺者），終於湊足兩個班。其中以原高雄中學學生為主體的理科班，另外以轉學生為主體的文科班，與高雄中學校園生態比較不熟，較少參與學生活動，即使有也非核心分子，故參與二二八事變者，主要來自理科班學生。⁷

同一屆的洪南洋也說：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後，日籍老師和同學還待了半年左右才陸續被遣返，扣掉 20 餘位命喪戰場外，還有百餘位日籍同學回到日本。

我這一屆 40 位臺籍生中，有些在昭和 21 年（西元 1946 年）3 月畢業後，就讀大學先修班，有些就業去了，有些到小學當老師，剩下 20 餘位繼續升上高中。當時正值青黃不接的時刻，有些從日本回臺的中學生或原就讀臺北和臺南私立中學的學生便陸續進入本校就讀，在我的同學

⁷ 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11 年），頁 25-27。

⁷ 引自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 年 11 月 18 日。



之中就有不少是從臺南私立長榮中學轉來的。⁸

後來從事教育的謝雄飛校長在回憶錄中寫道：

同學有的從日本回來的，有的從他校轉來的，大家都留頭髮戴起「白線帽」，像日本「高等學校」學生的模樣，真新鮮又熱鬧。自開始到七月正式開學前，這一段的課業，只能算是高二的先修，我們以日治中學的「漢文」為基礎，用心去學習國語，但是要說，說幾句國語還是很不習慣，同學之間交談，嘴仍不離日語。⁹

復學後的高雄一中學生面對日籍教師、同學陸續遣返，心中相當感傷不捨。當時師資陣容良莠不齊，理化科目多由本省籍老師擔任，國文、歷史、地理則多由外省籍老師擔任，這些外省籍教師有的鄉音腔調非常濃，連國語ㄅ、ㄉ、ㄇ、ㄞ都拼不準，尤其外省籍的數理老師根本不知所云，與日治時期教師相較可說相差多矣，學生僅能勉強去適應。¹⁰同學們對於少數從大陸來臺之學生的觀感不佳，除了雙方語言文化的隔閡外，主要在於他們破壞了日治時期重輩分、守紀律的校風，進而產生對立，心中不免有些懷念昔日的師長、同學與校風。終戰前後兩相比較，日治時期雖存在民族歧視和差別待遇，似乎較能獲得學生們的認同。

⁸ 引自吳榮發訪問、紀錄：〈洪南洋先生訪問紀錄〉，2012年10月14日。

⁹ 引自謝雄飛：《回憶錄》(高雄：著者自印，2000年)，頁48。

¹⁰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潘印雄先生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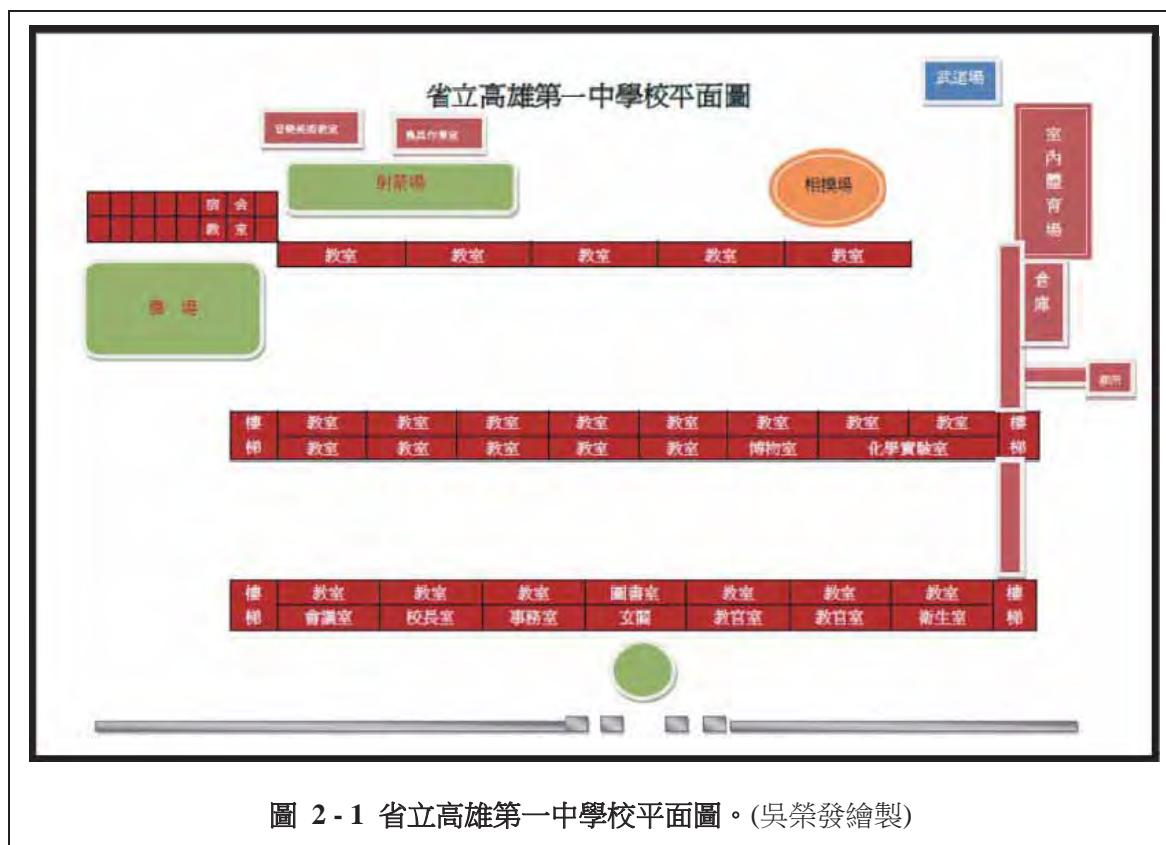


圖 2-1 省立高雄第一中學校平面圖。(吳榮發繪製)

二二八事件前，高雄市幾所中學因為教育體制改變、學校結構調整、實施新的教育政策或教師素質良莠不齊、教師教法不良、行政人員態度不佳，在1946年底至1947年初陸續爆發校園衝突，例如：高雄工業學校出現罷課風潮，高雄第一女中大規模罷課，高雄第二中學校長與學生、家長的衝突，高雄商業學校學生不滿校長作風而陸續退學等。¹¹1946年7月，高雄第一中學準備升高二的學生，認為3月底已經從舊制四年制畢業，再經過六、七個月的補習教育應該有資格升上三年級，他們不想再浪費一年時間，而臺北高校情況相同的學生可晉升高三，故高二、高一生聯名向林校長陳情，校長為積極替學生爭取權益向教育處請示，教育處不同意所請，高二學生仍需到1948年7

¹¹參照林秀玲：《高雄中學與『二二八事件』》(未出版)(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頁52-53。

月才能畢業。¹²

相較於前述各校之校園動盪、情勢洶洶，反觀向來居高雄地區意見領袖地位的高雄第一中學在林景元校長領導下，學生對於師資雖有不滿，校園運作還算穩定平順。唯一爆發之學生群體抗爭事件為通學生與高雄車站站務人員幾番衝突引起的跨校學生與公務單位的對峙事件(圖2-2、2-3)。20日上午，由吳俊明、鄭騰輝、鐵路管理委員會高雄辦事處處長華澤鈞、高雄第一中學校長林景元、高雄商業學校校長林東淦、高雄工業學校校長李鍾淵討論，認為此事件純為雙方誤會。下午，華處長與以上協調人員共同召開記者會，報告處理經過，並勸勉鐵路各從業員以後要親切待人，勿鬧意氣，其他協調人員則一致主張和平處理、既往不咎，事件至此才圓滿落幕。¹³

¹²此份陳情書存於高雄中學校史室《省立高雄第一中學總務類關於庶務卷宗其二(1946年)》內。

¹³參照〈口角事惹起大波瀾 學生包圍高雄車站〉，《民報》，1946年12月21日，第4版。相關報導另可參閱：〈學生昨包圍高雄站，影響鐵路行車，站員陳啟川等被毆傷〉，《中華日報》，1946年12月20日，第3版、〈高雄站構內，學生鐵道員大爭鬭，致火車緩發二點多鐘〉，《興臺日報》，1946年12月20日，第2版、〈高雄月臺權作鬭牛場〉，《新生報》，1946年12月21日，第5版、〈學生與火車站糾紛雙方讓步圓滿解決〉，《國聲報》，1946年12月22日，第3版、〈站員學生衝突事件，有和平解決希望〉，《中華日報》，1946年12月22日，第3版、〈學生鐵路工衝突案雙方集會商討善後 原因在於互相誤會〉，《民報》，1946年12月22日，第4版。



圖 2-2 口角事惹起大波瀾 學生包圍高雄車站，刊登於《民報》，1946年12月21日，第4版。



圖 2-3 學生鐵路工衝突案雙方集會商討善後 原因在於互相誤會，刊登於《民報》，1946年12月22日，第4版。



各校校長與學生晤談後，聯名呈遞一份由高雄第一中學起草的報告書(圖2-4)呈送教育處備查，該報告中清楚寫明學生包圍火車站的原因：

查高雄火車站職員自光復以來，每有不守本分，毆打自南北二路搭車來高上課學生者，弱小學生因自吞聲隱忍，惟略有血氣學生時與抗辯，輒被包圍侮辱，雖經過各校校長到站長處互商妥協，圓滿解決。……誰知本月十九日，早車由屏東出發，火車中有學生六人，因車廂已無立錐餘地，無奈爬上隔廂貨物車內，被車長怒罵逐下。該學生見該貨物車內尚許容有，學生多人乃反責其不公平，彼此略有口角。不料車到鳳山站時，該車長竟跑入站內打電到高雄站，召集站夫職員約百餘名在高雄站整倅而待。及至車一到站，此群站員便在人叢中捕出前記學生，團團圍住，拳腳交加，雖經憲兵制止，猶被兜兜拖入站內。於是在場民眾與各校學生大動公憤，奪出受難學生，以致雙方衝突，各有負傷。¹⁴

整起事件全由火車站職員服務態度太過惡劣所致。此次高雄一中、高雄二中、高雄工業學校、高雄商業學校等學生聯合抗爭行動，凸顯了學生勇於面對不合理的壓力，能組織跨校聯盟，團結一氣直接面對問題，凸顯社會正義與理性訴求。

¹⁴引自〈省立高雄商業、工業職業、第一、二中學呈：為呈報高雄火車站員屢次對搭車上課學生毆打等由〉，1946年12月21日，現存於高雄中學校史室。

貳、二二八事件前的高雄中學校風



圖 2-4 省立高雄商業、工業職業、第一、二中學呈：為呈報高雄火車站員屢次對搭車上課學生歐打等由，1946 年 12 月 21 日，現存於高雄中學校史室。(雄中校史室提供)

最接近高雄車站的高雄第一中學，並未因為此次學生與公務單位的衝突而擴大成校園風暴，主要是林景元校長的協調處理得宜。事後，跨校學生之間隱然形成一個互通聲氣或處理重大問題的聯盟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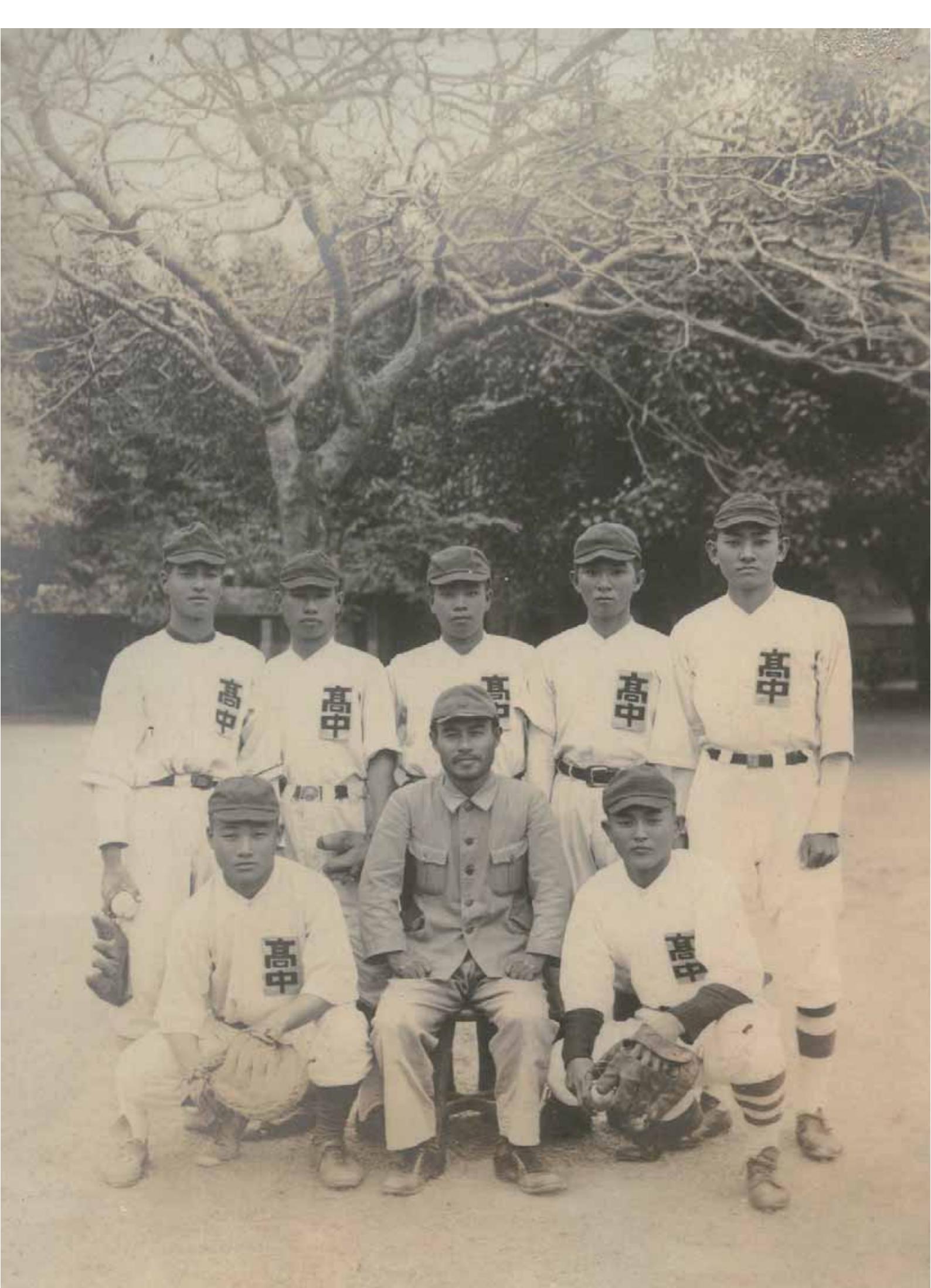
戰後初期，臺灣校園充滿學風自由，學生意度熱情、熱情昂揚參與各項事務，但因國民政府接收之後，對於臺灣社會及臺灣人「被日本奴化過深」之偏見與誤解引導，制定錯誤的教育政策；加上外省籍教育人員的荒唐行徑，校園內由零星糾紛到校際間之不滿情緒日益高漲，罷課、抗議、學潮紛起，向來關心政局國事與對於社會脈動特別敏感的青年學生，心中愈來愈憤懣，集會表達主張，並走上街頭形成更大的串聯，這些狀況讓行政長官公署和教育處備感頭痛。1946年下半年，臺灣米荒更加嚴重，民眾走上街頭要求解決米價問題，臺灣大學因米荒進入半停課狀態。¹⁵各地校園不安的因子，陸續出現，學生們不滿的情緒蓄勢待發。

¹⁵ 參照陳翠蓮：《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頁 5。

參、自衛隊的成立與運作

高雄中學校送別棒球部第一期畢業同學
三七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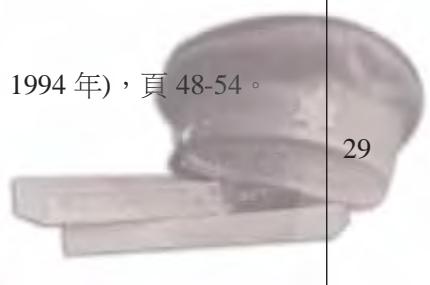
參、自衛隊的成立與運作

一、二二八事件爆發

1947年2月27日，6名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查緝一位四十歲寡婦林江邁販賣私煙不當，引發圍觀群眾包圍查緝員的衝突。查緝員欲脫身，其中一名開槍警告，卻不幸誤射市民陳文溪，激憤的群眾包圍派出所，要求交出兇手槍斃，未獲回應。翌日，不滿的民眾沿街敲鑼打鼓，通告罷市，遊行聚集，先衝入本町之專賣局臺北分局，毆打局內員警，並破壞局裡部分設備後，轉往南門專賣總局要求懲兇未遂，乃轉往長官公署，遭公署內配備精良之士兵開槍阻止，民眾奔逃，有人傷亡倒地，局勢迅速惡化。下午2時許，民眾聚會於中山公園，隨後進佔公園內的臺灣廣播電臺，向全省廣播，批判貪污現象、米糧外運、民不聊生等，並號召民眾起而驅逐各地的官吏以求自存。次日，全臺各地先後知悉「臺北二二八事件」，亂事蔓延全省，而懲兇要求升高為政治抗爭行動。¹

2月28日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參加高雄海關俱樂部的聯歡晚宴，地方黨政機關首長均出席，席間眾人討論臺北緝私官民衝突事件，彭孟緝感覺此事有些異常，遂召集部下要求各部隊禁止官兵外出差假，並秘密調整軍事部署，嚴密戒備。3月1日，臺北高雄間電話已經不通，從廣播消息得知臺北情勢已趨惡化，且逐漸擴大蔓延，街上商肆關門，學生停課返家，一時謠言紛起，街頭上遊手好閒之輩四出蠢動，大有風聲鶴唳、山雨欲來之勢。彭孟緝下令駐在鳳山的整編第21師獨立團輸送營緊急補充彈藥，由五塊厝的軍械總庫運送步槍五百支、重機槍十六挺、輕機槍三十六挺、迫擊砲八門及

¹ 參照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出版社，1994年)，頁48-54。



必要的彈藥等。高雄街上，一切正常活動已經停頓，社會治安呈現極度混亂。要塞司令部認為一般無賴莠民、成群過市，行動鬼祟，戶外不見良善民眾蹤跡。3月3日下午，已經完成兵力部署，高雄的動盪在當天傍晚時分爆發了。

2

二、高雄的因應

2月28日高雄市長黃仲圖得知臺北情況後，即嚴囑部下鎮靜處置，避免軍民衝突，並拋售糧食以安定民心。當時高雄地區駐兵之處有三：其一、整編第21師獨立團，團長何軍章，官兵3,127人，駐防在鳳山五塊厝，保護南部最大的軍火庫。其二、高雄要塞司令部，官兵2,793人，其中守備大隊300餘人，其後直撲市政府的正是這支軍隊。其三、左營海軍總司令部第二基地，該基地於3月1日成立，有軍隊2連。³

事件發生後，海軍僅電召艦隊馳援，進行威嚇性巡弋。高雄地區之防守主導權掌握在要塞司令彭孟緝手中。他下令3月1日、3月2日陸續加強戰備，措施如下：

- (一) 要塞守備大隊(步兵)除留必要之崗哨交要塞砲兵官兵新編成之部隊接替外，守備大隊全部集中待命。
- (二) 將要塞砲兵移作步兵之用，砲兵拆卸之砲栓由臺長保管，必要時予以掩埋，其掩埋處所不得為第二人知悉。
- (三) 請供應司令部趙總庫長即撥鳳山軍械庫之庫存武器。

² 參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57-61。

³ 參照許雪姬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八 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38。

(四) 每一要塞砲兵總臺各編成2個步槍營，合為6個步槍營，並加緊步兵及巷戰訓練。

(五) 密令駐鳳山之整編21師一個步兵團迅速集中準備應變，並確保鳳山兩大軍械庫。⁴

3月1日，市議會仍繼續召開會議。全市處於低氣壓狀態，商店閉戶，學生離校，謠言四出，人心極度不穩，街頭已有流氓四出活動。2日下午，市政府召開會議商討對策，彭孟緝也在應邀之列；席中，要塞軍隊曾受到三民主義青年團幹事長王清佐及市議會副議長林建論之質疑，彭孟緝由於準備不及，僅能先採應變而不多事之原則。⁵

3日，臺北南下的「流氓數百人」分乘卡車進入市區，臺南工學院學生也抵達高雄，高雄「二二八事件」於焉爆發。先是105後方醫院的獨立團第7連的第1排軍隊遭到攻擊，鹽埕町也聚集了四、五百人，欲攻擊憲兵隊⁶；毆辱、搶奪外省人及商店之事也不時傳出，市區治安頓成混亂。是日晚，專賣局長宓汝卓、臺灣銀行曾經理均在途中被毆重傷，警察局長童葆昭的座車遭人焚燬，童局長請求青年團高雄區團長王清佐幫忙，卻遭到拒絕，只好隻身到要塞司令部要求保護。⁷凌晨警局電話線路被切斷，武器被奪，部分本省籍警察攜械逃散，其中有部分且加入民眾攻擊行列。彭孟緝宣布警戒要塞地區，不許官兵外出，以免擴大衝突。市區出現民眾攻擊軍警之事例，他地亦不平靜。

⁴ 參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前引書，頁59-61。

⁵ 參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前引書，頁58-59、許雪姬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八 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頁39。

⁶ 參照許雪姬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八 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頁39-40。

⁷ 參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前引書，頁61-62、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謝有用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142-143、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周耀門、王嬪如夫婦訪問紀錄〉，前引書(下)，頁31。

鳳山是高雄縣政府所在地，附近有五塊厝軍火庫及考潭、灣子頭等倉庫，原有陸軍21師獨立團在此戍守。3月3日晚上街頭已有動亂，為防警民衝突，縣長將外省警員改為機動性武力，防守工作交由臺籍警員負責，幸好黃達平縣長及駐軍防制得宜，未釀成不幸事件。4日，鳳山青年三、四千人召開青年大會，縣長冒險前往，上臺勸導與會者不要輕舉妄動，並告知附近駐防國軍已準備大砲、機槍瞄準市街，如一暴動，馬上炮火會集中射擊，並備有汽油數十桶準備燒毀民房。會中派鳳山鄉長王連生、劉麗生前往查看，果真如縣長所言。⁸因此，即席選舉委員會負責處理，並指派青年維持治安。縣長同時進入鳳山營區與駐軍協商，敦請駐軍後撤警戒線，並代為提出民眾的條件。獨立團也本著上級以和平解決之要求，提出四項雙方都要信守的條件。

三、高雄要塞司令部的因應

3月3日晚上起，高雄各地社會逐漸失序。4日，彭孟緝宣佈高雄要塞司令部戒嚴，士兵嚴禁外出，傍晚後駐在市區之軍警全面撤至壽山要塞司令部。一般外省人則多由澎湖同鄉會、青年團分隊部收容。⁹3月5日，市參議員及地方名流也依令成立「高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下分治安、宣傳、糧食、醫療等組，以議長彭清靠為主任委員，並任命郭萬枝為警察局長、呂見發為監獄長、呂見利為看守所所長、葉鴻鐵為港務局長，代替走避的原機關首長，並要求各區組織治安隊，由區長負責維持治安。¹⁰

由於仍有少數躲避不及的外省人被毆，加上4日以後高雄一中聚集的群眾

⁸ 簡笙簫主編：〈張秉承上言普誠代電呈報鳳山未見暴動係高雄縣長黃達平等處理得當〉，《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71-72。

⁹ 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前引書(下)，頁43。

¹⁰ 高雄市政府：《高雄市二二八事變報告書》，〈楊亮功報告 附件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許雪姬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八 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頁42。

及學生擁有少數武器，高雄一中在彭孟緝眼中儼然是暴徒麇集的大本營，市長黃仲圖又稱：此時暴徒奸黨及陰謀份子，即乘機煽惑學生、無知民眾與失業青年，供給武器使其四出騷動，搶掠外省人財物，將外省人集中看管。入夜竟射擊壽山國軍，槍聲徹夜，市民驚恐萬分。¹¹彭孟緝擔心要塞司令部之安全以及山下的電力公司高雄辦事處遭到破壞，5日他以日語喊話，要求群眾放下武器，否則將砲擊市區。軍隊一面轟擊高雄市體育館示威，一面派兵掃射市區並封鎖山下的光復路(今鼓山一路)。臺灣電力公司高雄辦事處分公司電務組長駱好清在上班途中被擊斃。高雄市區已是相當混亂，黃市長要求彭孟緝不必過問高雄的治安，且要求軍隊不要射擊、封鎖道路橋樑、軍隊應退回營區等，彭孟緝則希望市長能暗中保護政府機關人員及外省人員之安全。¹²

四、高雄中學成立學生自衛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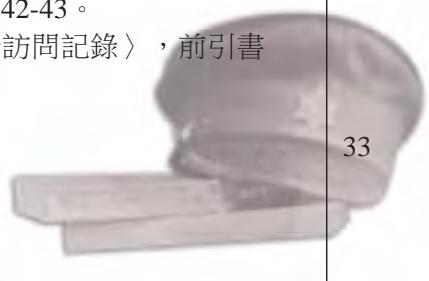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高雄的中學如高雄中學校、高雄商業學校、高雄工業學校及商工專修學校等校學生有一個學生聯盟的組織，會長是高雄中學畢業地的孫土池(高雄中學校第16屆學生)。學生聯盟組織相當嚴密，幾乎所有的中學生都會參加，學生們製做一種三角形的標誌掛在胸前作為識別。中學生們藉此組織平常多有聯繫，若遇突發事件可隨時集合應變，反應相當快速。戰後，學生聯盟經仍經常集會，大家對「光復」都抱有很大的期待。¹³

日治時期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有非常嚴格的學長學弟制，低年級學生必須服從高年級者領導，低年級學生遠遠見到高年級生走來，必須立正敬禮，直到高年級生走過才禮畢，否則會被修理。雖然日籍生會欺負臺籍生而臺籍

¹¹許雪姬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八 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頁42。

¹²許雪姬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八 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頁42-43。

¹³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蔡銘傳先生、王麗容女士訪問記錄〉，前引書（上），頁52-53。



生也會團結反抗，大體而言，學生們必須遵守講輩分，守紀律的潛規則。在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下，高雄中學校也有軍事訓練課程(圖3-1)，由徒手訓練到拿槍，以及靶場實彈射擊訓練。太平洋戰爭末期，戰爭極度吃緊，日本帝國兵員缺乏，臺灣也曾召集部分中學生組成學生軍上戰場服務，雖然不久日本即投降，但中學生因此有上戰場的經驗。由於光復初期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學生仍以原第一中學校臺籍學生為主，這種嚴格的學長制及軍事訓練的基礎得以保留下來。



圖 3 - 1 太平洋戰爭末期，高雄中學校的軍事訓練課程。（雄中校史室提供）



圖 3 - 2 高雄中學校校徽、學生帽與課外書，學生在軍國主義教育下仍不忘充實知識思想糧食。（雄中校史室提供）

1945年11月，林景元正式出任高雄第一中學校長。當時，學生組成非常複雜，校長努力號召原州立高雄第一中學的學生復學，另有部分從日本、大陸、外縣市轉進來的學生。此時，校長及學校行政體系運作尚未完全上軌道，加上嚴格的學長制傳統和軍事訓練觀念，當時高二學生幾乎是校園的意見領袖，主導推行許多活動，甚至不太理會校長及校方的管理。¹⁴故校園大小事

¹⁴陳仁悲回憶說：「沿襲日治時期的傳統，高雄中學仍舊存在嚴格的學長學弟制，高年級生

務，都以高二生的意見行動指南。

教育部根據三民主義培養學生法治精神，並促進德育、智育、體育、群育發展的目的，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不分性別，一律參加學校學生自治會。¹⁵戰後，臺灣省中等學校學生亦依此一規定組織各校自治會。當時由於政權交替，新時代來臨呈現新氣象，然新學制及人事均尚未確立，校園呈現高度的自由開放。

高雄一中開學不久，即成立「父兄會」(家長會)和「學生自治會」。陳啟清、楊金虎都是父兄會成員。當時高雄一中的學生可概分為「文途」特質和「武途」特質兩類，前者主要為「文組」班級，戰後轉學生多編入此班；後者多為「理組」生，以原先高雄一中學生為主幹。前者文靜守法、認真讀書，後者活潑好動、體魄強健，當然也有少數文武具兼者。¹⁶當時野球隊¹⁷(圖3-3)、田徑隊、足球隊、游泳隊、排球隊員都相當活躍，其中排球隊員陳仁悲等還到高雄第一女中教女同學們打排球，建立兩校有好的情誼。¹⁸當學校奉令要成立學生自治會，高二理組「武途」特質明顯的野球隊員李榮河(圖3-4)，已然是學生心目中首選之對象。

¹⁵ 非常有權威，林校長剛到學校蒞任，高年級生根本不理他，他也管不到學生。」(參閱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年11月18日。)

¹⁶ 參照〈學生自治會規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第48期，1947年春季，頁752-753。

¹⁷ 參閱吳榮發訪問、紀錄：〈洪南洋先生訪問記錄〉，2012年10月14日。

¹⁸ 日治時期高雄中學的野球隊雄霸南台灣，經常與嘉義農林分庭抗禮，當時隊員清一色為日籍學生，台籍學生無緣加入。戰後省立高雄第一中學成立棒球部，吸引許多熱愛棒球運動的學生參加，其中以高二、高一理組為學生為主體。

¹⁹ 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年11月18日。





圖 3-3 臺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壘球部載譽返校，二排左起陳仁悲(一)、李榮河(三)、林景元校長(四)、物理教師兼棒球教練胡耀宗(五)。
(雄中校史室提供)

李榮河家住高雄旗後，家族從事醬油生產販賣事業。戰爭後期，日本特高警察濫捕臺灣地方士紳及知識分子，羅織罪名製造東港事件等冤獄，其中李父也被逮捕拘禁，經過九死一生方歷劫歸來，李家人從此被日本當局嚴格監伺。李榮河素喜運動，體魄強健，其為人豪俠仗義，每當臺籍學生受日籍同學羞辱或雙方爆發衝突時，他總會挺身而出，領導臺籍學生爭取臺灣人的尊嚴，有時還會教訓日籍學生，故能贏得臺籍同學們的敬重。日治中學三年級時，他突然離開校園，轉學到臺南長榮中學，有人說他是因為喜歡照相，拍



圖 3-4 高二時期的李榮河。
(莊道周先生提供)

攝不少高雄港軍事要塞及飛機訓練等照片，觸怒了軍方，被迫轉學。¹⁹另與李榮河情同手足的陳仁悲回憶，說：

中學三年級暑假某一天，李榮河、陳仁悲、劉建昌三人連袂到屏東山豬門(三地門)遊玩，李榮河以隨身相機拍攝不少軍用飛機活動照片，沖洗後放在家裡，有一天被日警搜查家裡時發現，日警介入調查，要求高雄中學將李榮河退學，陳仁悲、劉建昌查無實證僅以身免，但仍須每日到警局報到，先後長達一星期。李榮河憤而轉學到長榮中學，認識了在長榮讀書的陳田錨等戰後到高雄中學念書的一票同學。²⁰

學生自治會乃專責與學校溝通事務之平臺。李榮河被推舉擔任學生自治會會長一職，深有疑慮，他認為：「我對自治會是什麼東西，根本沒有概念，這是從大陸引進的體制，還是由從大陸回來的方振淵擔任較為妥當。」²¹他向陳仁悲(圖3-5)等好朋友推薦從中國大陸轉學回來，國語說得很好，且曾代表學校參加全省國語演講比賽的方振淵為學生自治會長，會內各組長由會長推薦，經學生們同意後產生。不過，學生自治會屬於形式上之學生代表團體，臺籍學生仍遵守日治時期學長制，平日與自治會互動不多。

¹⁹引自吳榮發訪問、紀錄：〈洪南洋先生訪問紀錄〉，2012年10月14日。

²⁰引自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年11月18日。

²¹引自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年11月18日。



校園內另有一個實質上的學生領導團體，他們以李榮河為首，包含陳仁悲(副班長，屏東人)、楊冠傑(班長，楊金虎醫師之子)、劉建昌(圖3-6)、吳麗澤等「武途的」野球隊員(圖3-7)所組成領導群。²²從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李榮河經常擔任各種學生團體領袖，而個頭高大、站起來頗有氣勢的陳仁悲經常襄助他處理事情，兩人成為莫逆的搭檔。校園內其他同學及學弟們，皆以李、陳等人為馬首是瞻。一個沒有組織的學生組織隱然成形，竟在二二八事件中，成為高雄地區一股相當特別的勢力，而躍上了歷史舞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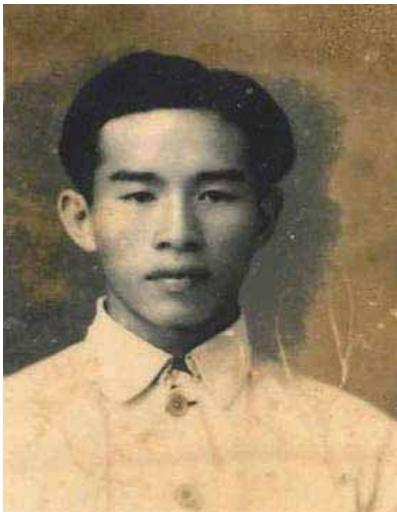


圖 3-5 高二時期的陳仁悲。
(陳仁悲先生提供)



圖 3-6 四位棒球隊至交好友，(左起)林芳仁、劉建昌、李榮河、陳仁悲，攝於 1948 年。(陳仁悲先生提供)

²²有人說，學生軍由高雄工校的陳顯光老師領導，見陳翠蓮：《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頁 27。官方及林木順等人直指由涂光明任總指揮，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報告》(1947 年)，收入陳芳明編：《臺灣戰後史料選集—二二八事件專輯》(臺北：二二八和平促進會，1991 年)，頁 159。林木順：《臺灣二月革命》(臺北：前衛出版社，1990 年)，頁 99。獨樹一論的是黃彰健，他主張學生軍領袖是中共地下黨人、雄中教師之林慶雲，見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 年)，頁 154-156。有些自衛隊高一學生依稀記得隊長是方振淵或楊冠傑等。然以上諸說皆非事實。陳仁悲說：「方振淵是從大陸來的，說不定對自治會比較清楚，所以拜託他來組織擔任會長，但是背後當然是李榮河和我們給他支持。楊金虎的兒子楊冠傑，當時他的成績很好，人很高大、很有看頭，如果有什麼事情要跟老師討論，大都請他出面，至於學生組織真正的領袖是李榮河不是楊冠傑。」(參照吳榮發整理：〈「二二八事件與雄中自衛隊」座談會紀實〉，《高市文獻》第 23 卷第 1 期，頁 140。)



圖 3 - 7 1948 年 7 月高雄中學校送別棒球隊第一期畢業同學。(陳仁悲先生提供)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高雄第一中學教漢學的陳春林老師做了一首歌教同學們唱，並曾帶領同學們到左營軍港，歡喜迎接祖國的接收部隊。陳仁悲說：「到了左營軍港，與國軍初見面的印象實在很差，我們感到極度失望，有些士兵擔扁擔，後面戴斗笠，手拿雨傘和鍋子什麼的，心想，這樣的軍隊怎麼打得贏日本軍，這種軍隊真要來管我們臺灣，是要如何管？」學生們心中的疑惑，正是後來「二二八事件」(或「臺灣事變」)爆發的背景之一。²³

²³ 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年11月18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在中樞紀念週報告時稱「臺灣事變」。(參見：〈臺灣事變之善後〉，《中央日報》，1947年4月10日，第2版。)

從屏東、鳳山通火車到高雄念書的高雄一中、高雄工校(1942年設立)、高雄商校(1937年創校)的學生，平日往來接觸較多，彼此也都很熟悉，在車上總會論及時事與校園種種。據陳仁悲回憶，二二八事件前：

學生們對政府種種的作風多少有些不滿，大家都有在聯繫。有一次，高雄車站爆發高雄工業或高雄商業學生與車站職員的衝突，這件事情高雄中學、高雄工業、高雄商業的校長出面與車站當局協商解決，從此開始，學生們一有什麼事情就互相聯絡。當時遠到的學生大多住在宿舍裡。2月28日臺北爆發二二八事件，當天我們就接到通知，社會的氣氛不太好。當時左營有一支軍隊駐紮，其中有些是被日本政府徵調到海南島作戰的臺灣人，二二八發生前就有人來學校連絡，說「臺灣目前的狀況不太好，前景堪憂，說不定會發生事情，如果一但發生事情，高雄只有高雄中學才有團體的組織，所以我們會與你們連絡，看有沒有辦法拿武器來給你們。」²⁴

前來高雄一中聯繫的社會人士，他們告知學生要有組織因應團體的心理準備而屆時當可提供武器支援，這個訊息都讓李榮河、陳仁悲等人興起「在大時代變動中學生們可以做些什麼？」的念頭。

月 10 日，第 2 版。

²⁴引自吳榮發整理：〈「二二八事件與雄中自衛隊」座談會紀實〉，《高市文獻》第 23 卷第 1 期，頁 138-139。

二二八事件尚未爆發，各地方即有洶洶傳言流竄，社會人心極度不安。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學生自治會長方振淵曾於3月1日(週一)的紀念週全校集會上，臨時要求全體同學為事件中的犧牲者默哀一分鐘。²⁵高雄二二八事件始於3月3日，黃昏之時，由北南下的人士分乘三輛卡車，分頭到市內各角落向市民報告臺北、臺中、臺南各地的情形。於是，市民與青年學生開始行動，目標瞄準貪官污吏，到處大打「阿山」。晚上8時，高雄市警察局被民眾包圍，警察局長座車被民眾焚毀，接著兩個分局及鹽埕派出所被民眾佔領，武器悉數被民眾繳去。²⁶當時本地人警察大都攜械逃散，有的回家不再值勤，有的加入民眾反抗政府的行列。

3月3日，高雄市區外省人士已深感緊張驚恐，懼怕災禍臨頭，莫不到處尋找庇護所。彭孟緝談起當時的狀況：

所有在市區來不及逃避的外省人全部被視為俘虜，被拘捕集中禁閉於第一中學內；幸而沒有被捕的就都相率冒著生命危險投奔到要塞司令部來的達壹千數百人。……事實上，此時我已成為高雄地區外省人在死亡掙扎線上唯一求救的對象。²⁷

²⁵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方振淵先生訪問記錄〉，前引書(上)，頁401。

²⁶ 林木順：《臺灣二月革命》，頁97。

²⁷ 引自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前引書，頁62。



二二八事件前在高雄二中任會計助理員的郭寶瓊，回想當時：

3月3日晨，我搭5點的火車至高雄出勤，6時半到達，街面狀態如常，至8時校內情形開始緊張，……。當時二中有數位外省籍教師，職員多為福建福州及莆田人，我怕他們出去會遭受臺灣人的攻擊，為顧及其安全，故將之安頓在二中樓上，並請工役負責買菜烹煮，以免發生意外。²⁸

由於市區常出現本省人毆打外省人之事件，外省人紛紛逃離家園，有些進入學校暫時躲避，前後大約為期一週。高雄市各主要機關外省首長，因受人身威脅而各尋避難處所，如警察局長童葆昭座車被焚後，隻身逃到要塞司令部請求保護，專賣局高雄分局長宓汝卓、臺灣銀行高雄分行經理曾昭詢、要塞司令部參謀謝漢忠、陳松等人都遭受毆打；高雄地方法院院長孫德耕、港務局長林則彬、鐵路局華澤鈞等則全家躲到要塞，避難的外省人士達一千數百人。²⁹高雄地區情勢日趨混亂。

3月4日李榮河到校途中，發現壽山的駐軍已經朝山下攻擊。他到校以後，大部分學生已集合在大講堂(日治時期兩天體育場)商討對策。屏東、鳳山地區通學生也到高雄中學打聽消息，並表達願意協助之意。高雄中學校園隱然成為二二八事件訊息中心與學生聚集的大本營。當時，陳仁悲與幾位同學正在光復戲院(圖3-8)(鹽埕區大勇路)看電影，電影螢幕側邊突然打出尋找

²⁸引自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郭寶瓊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頁 117。

²⁹參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前引書，頁 61-62。

陳仁悲等人的字幕，來人告訴他說，李榮河正急切地找他商量事情，他聞訊便即刻返回學校。³⁰



圖 3-8 光復戲院。(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校園大講堂內(圖3-9)，除了高雄中學學生外，還有些高雄工校、高雄商校的學生參加討論。自治會長方振淵建議由初一開始，大家列隊遊行示威。他描述講堂內討論的時景：

雖然社會人士去的不多，但仍以學生為主。這些組織團體分子很雜，後來畢竟都是烏合之眾，頂多只是情緒高昂，彼此既沒有合作，也沒有組織，加上學生和社會人士的本質本來就不一樣，一有開會，意見紛歧，大家鬧哄哄，很難達成共識。……那時很亂，大家都搶著發言，

³⁰ 參照吳榮發整理：〈「二二八事件與雄中自衛隊」座談會紀實〉，《高市文獻》第 23 卷第 1 期，頁 139。

而發言都是在反政府、反貪污。……但也只是反政府，既沒有什麼口號，也沒有臺獨言論出現，臺獨思想當時並未成氣候，只是左傾思想、反政府主義的色彩比較濃。³¹



圖 3-9 高雄第一中學大講堂的外觀(左)與內部(右)。(雄中校史室、洪南洋先生提供)

李榮河認為，目前大家面對的是臺灣內部失序問題，為了穩定並保護校園，有必要成立學生自衛隊。眾人推舉他擔任隊長，李榮河便要求陳仁悲協助他，擔任副隊長職務，並獲得大家一致同意，接著由高二理組學生組織核心領導群。他們認為，戰後來臺軍隊的表現幾乎毫無軍紀，為避免衝突擴大，增加風險，要求初中部學生全部回家，高中部可自願選擇留校，加入自衛隊行列。由高二生擔任指揮領導，高一生配合行動。³²

學校停課後，大部分師生都沒有到學校。訓導主任張木火基於管理學生的職責，曾短暫留在校園，因學生缺乏糧食，也曾指揮學生至華南銀行搬米(可能學生曾向華南銀行請求支援，亦或銀行聽聞學生欲與軍隊對抗，主動提

³¹引自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方振淵先生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 401。

³²吳榮發、林秀玲訪問、紀錄：〈莊道周、李榮河、陳仁悲、林芳仁、龔顯耀、李俊雄先生訪問紀錄〉，2003 年 8 月 13 日。

供)，由高雄女中學生做飯糰給大家吃。³³何聰明曾見過林正忠、陳茂德老師回到學校，但僅止於關心校園狀況，未確定有參與學生行動。高雄一中國語教師李碩楷、高雄工校電工科教師潘作宏等，怕學生走上歧路，而留在校園行監督之責。³⁴根據潘作宏的觀察，學生們都相當守本分，組織自衛隊後，自己開會決定行動，行止頗為穩重。自衛隊概分為治安組和糧食組，雙方人力相互支援。高雄工校陳顯光老師要求學生們聽候指令，不要亂來。³⁵李榮河、陳仁悲等學生自衛隊核心幹部們，對於陳顯光老師似乎沒有清楚的記憶，³⁶顯見當時校園內分子有些雜亂，雄中學生對於他校學生或教師也不熟，自衛隊指揮體系並不十分完整。由高二生領導的自衛隊的自主性非常強，師長們只能在旁陪同、關心，無法介入太多。

自衛隊成立後，學校秩序還有些混亂，李榮河便派人打開軍械庫(圖3-10)，拿出日治時期軍訓用的三八式步槍和子彈，分給各隊員，開始分派巡邏守衛任務，以防止外人趁亂破壞校園。校園守衛警戒哨有四個，分別是學校大門、靠三塊厝的(南側)後門，



圖 3 - 10 照片右側木造小屋為高雄第一中學軍械庫。(雄中校史室提供)

³³吳榮發、林秀玲訪問、紀錄：〈莊道周、李榮河、陳仁悲、林芳仁、龔顯耀、李俊雄先生訪問紀錄〉，2003年8月13日。

³⁴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潘作宏、翁繡花夫婦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423。

³⁵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潘作宏、翁繡花夫婦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422-423。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阮垂紳先生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413。

³⁶參照吳榮發整理：〈「二二八事件與雄中自衛隊」座談會紀實〉，《高市文獻》第23卷第1期，頁138。

靠縱貫鐵路邊及北側小門。一般是由高二生帶領幾位高一生攜帶槍械守衛。

學生成立自衛隊之前，已經有部分社會人士佔據高雄一中打算作為指揮中心，搬來教室桌椅開會，校長林景元力主學校為教育場所，在此進行社會活動當危及學生生命安全為由，拒絕他們使用校園，但並無成效。同時，林校長也不認可學生的自主行動，要求同學們不要出事，盡快平安回家，但高中部學生執意留校以護衛校園。校長僅能口頭告誡學生們勿參與校外人士的活動，一切以維護校園及外省籍教師安全為要，並安頓外省籍教師妥當後，才退回校長宿舍，靜觀時局演變。³⁷

「二二八事件」擴大後，部分學生留校，並與其他學校組織自衛性聯盟。校園有不少校外人士進出，有海南島回來的軍伕及保送當巡查的青年，以此作為反政府勢力的集結處，但成員皆為烏合之眾。³⁸其中，有一支隊伍由涂光明領導，根據學生們的想法，涂光明只是想藉學生名義以增加自己的影響力罷了，甚至領導學生團體，然都未成功，校園內決策仍以學生為主。³⁹這些組織團體分子複雜，彼此既無合作也沒有統整性組織，加上學生自衛隊組成目的只在維護校園安全，動機與目的都很單純，與社會人士大有不同，故未邀請他們一起開會，也未派人加入市政府團體的運作。

涂光明曾經三度到學校，表達參加或邀請之意。第一次是3月4日，他想加入學生自衛隊，李榮河、陳仁悲予以婉拒，說：「我們學生只是要保護高雄中學的學生和校園，和社會完全沒有關係。社會當然要和平，你如果為了這個要參加，我希望你去市政府那邊。」第二次為3月5日早晨，獲悉自衛隊

³⁷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林有義先生訪問記錄〉，前引書(上)，頁382。

³⁸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前引書(下)，頁39。

³⁹ 參照吳榮發、林秀玲訪問、紀錄：〈莊道周、李榮河、陳仁悲、林芳仁、龔顯耀、李俊雄先生訪問紀錄〉，2003年8月13日。

將進攻高雄車站，涂光明偕同顏再策、顏再添兄弟前來要求聯合軍事行動，又被自衛隊拒絕。⁴⁰第三次是3月5日下午，驅車進入校園，邀請自衛隊派人到市政府參加會議並前進壽山要塞司令部與彭司令談判，也被自衛隊再度拒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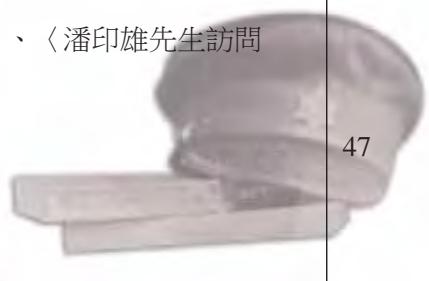
3月4日學生自衛隊組織成立，有部分學生身上已經握有槍械。武器來自高雄一中軍械庫中日治時期的軍訓用槍，另外畢業學長蘇金生從岡山也帶來十餘支的三八步槍，這些槍枝大多無法使用，幸賴幾位就讀臺南工學院的學長回學校協助修理，槍枝似乎具有攻擊力，實則殺傷力非常有限。⁴¹四百支舊式步槍堪用的只有二百支，不過都沒有子彈。當時形勢緊張，有隊員到鳳山60軍團部的陸軍倉庫拿一些子彈及兩、三百顆手榴彈及催淚彈。這些七拼八湊的子彈，或因過期或型制口徑不同多不能使用，手榴彈及催淚彈則每人可分到兩、三顆。⁴²另外，部分留在鳳山駐守巡邏的通學生，趁夜晚進入警察局拿「三八式」步槍及「騎兵槍」。自衛隊的槍枝及彈藥多分配高二生使用，高一生僅能以自備的木刀或小刀權充。⁴³

⁴⁰ 參照吳榮發、林秀玲訪問、紀錄：〈莊道周、李榮河、陳仁悲、林芳仁、龔顯耀、李俊雄先生訪問紀錄〉，2003年8月13日。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年11月18日。

⁴¹ 參照吳榮發、林秀玲訪問、紀錄：〈莊道周、李榮河、陳仁悲、林芳仁、龔顯耀、李俊雄先生訪問紀錄〉，2003年8月13日。關於槍枝來源，方振淵有另一說法：「我們學生雖說有武器，但很少，且是老式的，如『秋田式』和『一八式』的槍；也有子彈，但很有限，也不知道是從那裡拿來的。有人謠傳是從高雄彈藥庫流出來，也有人說是去105後方醫院的倉庫搶來的，這些都是片片斷斷，經由個人所見所聞而來，我也不確定其來源。」引自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方振淵先生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402。

⁴²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潘作宏、翁繡花夫婦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422。

⁴³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何聰明先生訪問紀錄〉、〈潘印雄先生訪問紀錄稿〉，前引書(上)，頁408、437。



學生自衛隊的運作中心，白天主要在第一棟、第二棟校舍東側之連棟走廊上(圖3-11)，晚上則移到高雄二中校舍(今第六棟校舍)二樓學生宿舍內。自衛隊感於實際需要，在學校第二棟二樓教室及大講堂旁的「倉庫」開設「民眾保護所」，每室約三、四十人。受保護者皆為外省人，人數約為百餘人。其來源概為聞風而至以及為自衛隊巡邏車、巡邏隊護送進來者。



圖 3 - 11 照片後方長形建築為學生自衛隊指揮中心。
(雄中校史室提供)

3月4日起，自衛隊除了派員在校園據點守衛之外，還分隊巡邏附近地區。當自衛隊員到校外巡邏，看到外省人被欺壓、凌辱、毆打，隊員們會介入後帶回校園內保護，隊長李榮河在前往學校路上，碰到被毆打的外省人，也出手搭救將他帶入學校教室安置。⁴⁴阮垂紳看過有外省人被打得面目全非後，被善心人士送進校園接受保護，也有大卡車一車車送進來者。洪南洋看到的是，由高雄工校學生開車、高雄一中學生押車，把在鐵工廠、煉鋁工廠等公家單位高階職務的外省人，陸續載進校園，安置在保護所內。學生們特別強調，這些集中行動，沒有惡意也不是要監管或隔離，純粹只是保護而已。⁴⁵陳仁悲輪值守衛校門時，遇過一位母親帶著一個看起來似公務員的兒子，手提一大袋的臺幣鈔票，要求保護她的兒子。陳仁悲認為保護民眾乃既定政策，就不該區分什麼人才接納，當下請守衛夥伴羅盛源將他們帶到保護室，陳仁悲隨即將那袋鈔票原地放火燒棄。市民看到巡邏隊伍，每每會豎起大拇指，大喊：「學生們，加油！」。⁴⁶

潘印雄等部分高一學生分巡鳳山，任務簡單而單純，只要維持鳳山地區的秩序即可，直到3月6日聽說高二學長們在車站「戰輸」後才解散撤離。⁴⁷高二生潘牧民有位就讀高雄女中的妹妹，她號召一些同學，自願加入高雄一中自衛隊，擔任後勤支援和製作飯糰等飲食料理工作。高雄女中十餘位學生，白天到高雄一中服務，晚上則各自返家，直到3月6日自衛隊解散為止。當時，

⁴⁴ 參照吳榮發、林秀玲訪問、紀錄：〈莊道周、李榮河、陳仁悲、林芳仁、龔顯耀、李俊雄先生訪問紀錄〉，2003年8月13日。

⁴⁵ 參見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阮垂紳先生訪問紀錄〉，前引書，頁413、吳榮發訪問、紀錄：〈洪南洋先生訪問紀錄〉，2012年10月14日。

⁴⁶ 參照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年11月18日。陳仁悲認為保護民眾乃基於道義與人權，不應有任何報酬，故拒絕收受任何贈與，否則與那些令人深惡痛絕的貪官污吏無異，因此將該女士留下的鈔票就地全數焚毀。

⁴⁷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潘印雄先生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437。

建國路上一些米店、雜貨店主，紛紛主動提供飲食材料和日用品給學生們。⁴⁸接受庇護的民眾在校內很安全，沒有被欺侮或虐待的情形發生，他們和學生們一樣，依時間吃飯，學生吃什麼，他們也吃什麼。⁴⁹

根據官方的說法，3月7日凌晨，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命令軍隊進攻高雄第一中學，並下令使用迫擊砲轟擊。軍隊進入校園後，發現被集中禁閉在房子裡的外省人有一千多人，部份外省人被綑綁在窗欄邊當沙包⁵⁰，並且搜查到「學生軍組織表-臺灣革命軍高雄支隊編制系統」(圖3-11)、「三三暴動計畫」、「傳單」、「告親愛的同胞書」(圖3-12)、「告臺灣同胞書」(圖3-13)、「高雄學生聯合軍本部關防」(圖3-14)及口號、標語等反抗政府的證據。⁵¹



圖 3-12 官方搜出所謂「學生軍組織表-臺灣革命軍高雄支隊編制系統」(資料來源：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頁423》。)

⁴⁸引自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年11月18日。當時，曾發生不良分子假借高雄一中學生自衛隊名義到三塊厝米店搶米。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潘作宏、翁繡花夫婦訪問紀錄〉，前引書，頁426。

⁴⁹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何聰明先生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408。

⁵⁰參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前引書，頁72。

⁵¹陳興唐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臺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下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502-507。

參、自衛隊的成立與運作

告親愛的同胞書
各位同胞我們站起來了身而站起來了起來打倒
統治者了！
受了日統三十一年壓迫的我們盼望著解救到了八
一五日就到了但來了比日頭還殘酷的山豬
山豬下來到台灣還不過一年半把我們美黑的身
土弄得亂七八糟地我們老百姓用血汗得來的財
產被奪得一乾二淨這滿身血肉的我們那裡吃得
消度走時期到了台北二二八亮叫我們起來我們裝
自己把自己的生命來換取同胞的自由！
我們高雄中等學生全體不顧自己空手赤腳大靠
青年學生的毅性直衝敵人！從敵人手裡拿武器
我們先把四個同學的生命來爭取自由了敵人答
應把政權還給我們了！
各位同胞武裝起來誰要我們空有的勝利！自由
台灣萬歲！民主台灣萬歲！

高雄學生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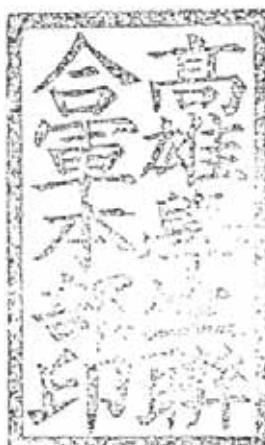


圖 3 - 15 官方搜出所謂「高雄學生聯合軍本部關防」印模(資料來源：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頁 425》。)

告台灣同胞書
各位同胞我們站起來了身而站起來了起來打倒
統治者了！
受了日統三十一年壓迫的我們盼望著解救到了八
一五日就到了但來了比日頭還殘酷的山豬
山豬下來到台灣還不過一年半把我們美黑的身
土弄得亂七八糟地我們老百姓用血汗得來的財
產被奪得一乾二淨這滿身血肉的我們那裡吃得
消度走時期到了台北二二八亮叫我們起來我們裝
自己把自己的生命來換取同胞的自由！
我們高雄中等學生全體不顧自己空手赤腳大靠
青年學生的毅性直衝敵人！從敵人手裡拿武器
我們先把四個同學的生命來爭取自由了敵人答
應把政權還給我們了！
各位同胞武裝起來誰要我們空有的勝利！自由
台灣萬歲！民主台灣萬歲！

高雄學生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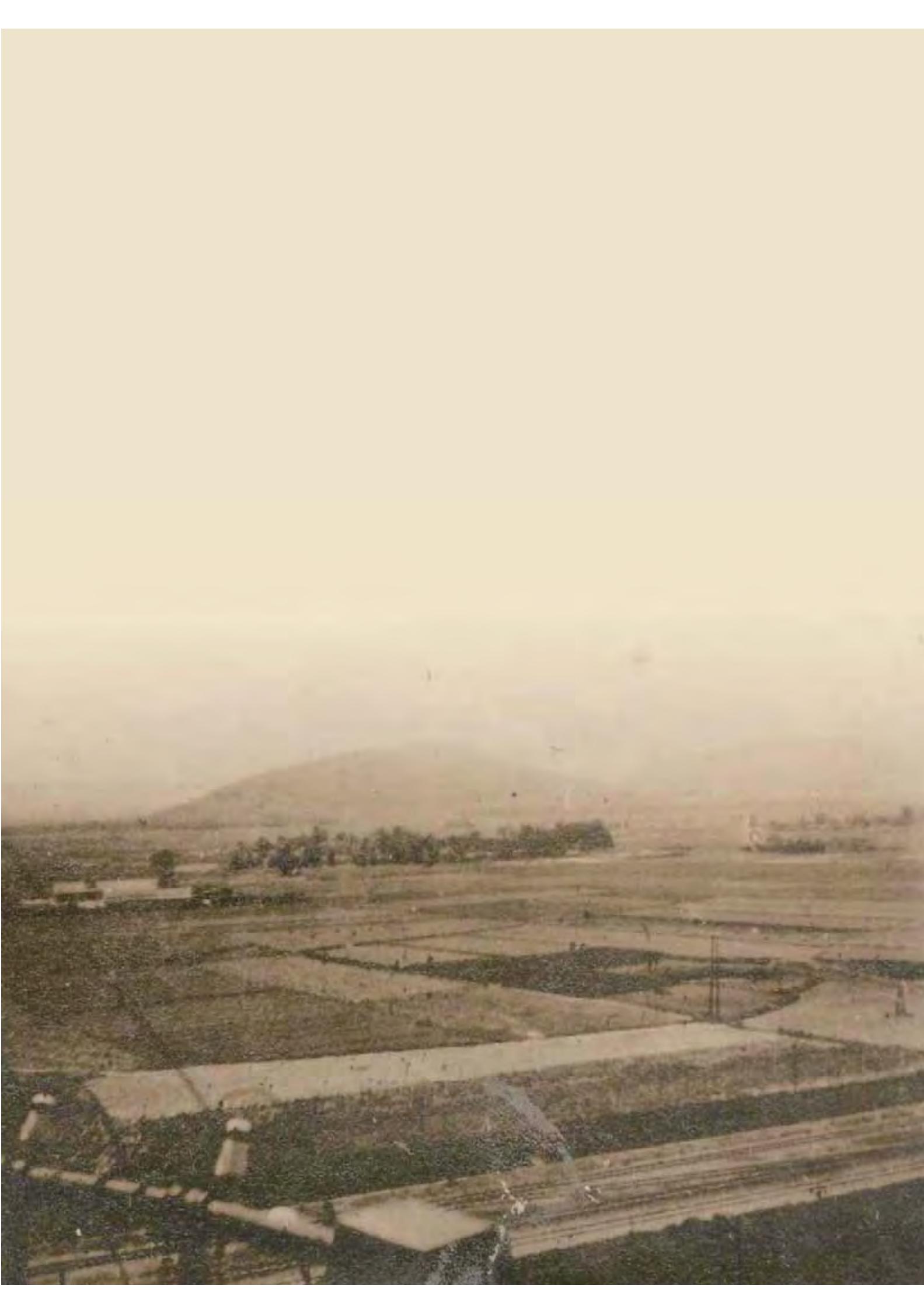
圖 3 - 14 官方搜出所謂「告台灣同胞書」(資料來源：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頁 425》。)



徵之當時參與事件之學生、教師說詞，3月4日組織校園自衛隊時，情況有些混亂，眾人討論相當熱烈，後來逐漸理出頭緒，推舉高雄一中高二生李榮河當自衛隊隊長、陳仁悲當副隊長，高二生攜帶槍械帶領高一生守衛校園及巡視市區。涂光明等社會人士勢力逐漸離開校園，轉而參與市政府的處委會等團體。自衛隊成立及其運作的過程非常單純，根本沒有嚴密的編組和有計畫地反政府行動，參與者也都沒有見過前述之學生軍組織編制表，關防、標語、口號等。顯見，這些證物若非張冠李戴就是偽造出來的，目的無非藉由誇大學生軍之組織規模，羅織學生有計畫、有目的進行顛覆政府之活動，以遂其強力打擊、大肆屠戮民眾之藉口。

肆、進攻到撤退





肆、進攻到撤退

3月5日，高雄市區群情激憤，秩序混亂，市參議員與各人民團體代表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統整各方意見，提出明確的政治訴求，並使民眾瞭解委員會行動之目標。當天早上，涂光明偕同雄中校友顏再添、顏再策兄弟來到高雄一中，希望與自衛隊聯合進攻高雄車站，隨即被自衛隊所拒，涂光明失望地離去後，顏氏兄弟自願留下，並加入自衛隊活動。

學生自衛隊眼見高雄車站由憲兵佔領，南北交通全部中斷，憲兵隊在車站二樓架設機關槍，不讓民眾接近。所有原先依賴鐵公路運輸之糧食都無法進入高雄，引發糧食危機，嚴重影響人民生計，加上被困在市區想要回家或要到高雄的外地人均無法正常往來，聽說有部分民眾還被拘禁在車站地下道，動彈不得；雄中學長蘇金生告知自衛隊，枋寮有一支火力強大的機關槍，如果火車開通即可取來用可壯大聲勢。¹自衛隊決定組織「決死隊」(敢死隊)趕走車站憲兵，訂於當日早上10點進攻高雄火車站(圖4-1)。

自衛隊長李榮河必須留在校園總琯全局、運籌帷幄，加上他與高雄工校、高雄商校等友校學生不熟，因此請摯友陳仁悲擔任「決死隊」隊長，負責指揮進攻車站重任。當時所有隊員都穿著制服，戴著學生帽，腰掛日本刀和手榴彈²，有些高二生還配備步槍。陳仁悲將決死隊員分為三路，每一路約十餘人。(圖4-2)第一路佔據高雄車站前、建國路上的「長春旅社」(日治時期稱「高丸旅社」)二樓頂，打算居高臨下壓制車站二樓露臺上的憲兵隊機關槍。第二路由高雄商校、高雄工校學生組成，他們沿著鐵軌前進，繞道車站後方，

¹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潘作宏、翁繡花夫婦訪問紀錄〉，前引書，頁423。

² 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年11月18日。



做合圍之勢。第三路由陳仁悲親自率領，由建國路挺進，佔據高雄車站右前方的公車站後，趴在地上，緩緩前進，伺機突襲車站正面。³



圖 4-1 (左)戰後初期的高雄火車站、公車站、(右)1947 年高雄公車站。(洪南洋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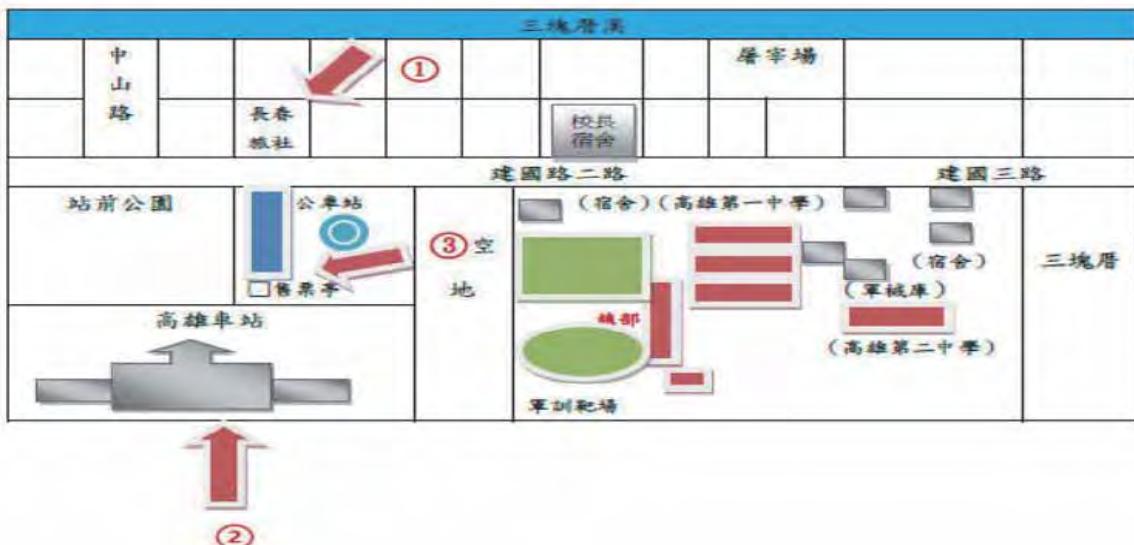


圖 4-2 高雄第一中學自衛隊總部暨 3 月 5 日自衛隊兵分三路進攻車站示意圖。
(吳榮發繪製)

³ 引自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 年 11 月 18 日。

早上 10 時，學生決死隊到達預定地點後，陳仁悲發起攻擊命令，目標是駐守在火車站旁食堂(鐵路餐廳)內之數十位憲兵。第一隊隊員，從長春旅社頂樓發射零星子彈，由於子彈品質不良又疏於保養，射出的子彈根本達不到憲兵隊駐地就墜落地面，完全沒有發揮攻擊效果。第二隊工校與商校同學，前此較少接觸軍事訓練，投擲手榴彈前不知道要拔出插銷或者要蹬打一下地面再丟出，結果擲出手榴彈完全沒有爆炸。這兩路的表現，事後看起來像一齣嬉鬧劇。陳仁悲率領的第三隊，有人手持步槍，有人拿日本刀，從正面匍匐進攻，當隊伍來到距離憲兵隊不到五十公尺處的公車站，陳仁悲要隊員臥倒，陳仁悲行進到最前方的公車售票亭旁，木造的售票亭有塊水泥基座。陳仁悲右後方為顏再策、顏再添雙胞胎兄弟等隊員，左後方為林芳仁、許衍南、劉建昌等同學。

接近中午，憲兵隊發現陳仁悲等人身影，便展開一陣大掃射。憲兵隊人員的訓練和素質固然不好，但美援的武器倒是非常先進，有連發步槍和機關槍。憲兵發射的子彈「咻」、「咻」、「咻」不斷到處亂竄，來得既急又快。陳仁悲又對著身旁的幾位隊員大叫：「趕快趴下！」，此時數十顆機槍子彈迅速地向公車售票亭奔來，打中售票亭水泥基座，揚起數不清的煙灰與水泥碎片，直接撲向陳仁悲的臉頰上，他頓時感刺痛無比。其實，子彈擊中水泥基座後反射 45 度飛向陳仁悲右後方的顏再策，只見顏再策低聲對著陳仁悲喊道：「隊長！隊長！我中彈了、我肚子中彈了！」表情甚是痛苦。有如烏合之眾，武器數量不足，訓練也不精，既無法發揮作用也乏武器支援的學生決死隊，此時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

學生與憲兵對峙駁火約 5、6 個小時，到了下午 4、5 點左右。自衛隊長李榮河派人商請與憲兵隊長交好的高雄一中父兄會會長陳啟清出面，接洽停



火協議，以緩和雙方對峙局面。不久，陳啟清帶領一些地方仕紳來到車站前，高舉雙手做和平狀，隨後進入憲兵隊交涉。不久，憲兵隊撤到市政府與其他軍警人員會合後，進入壽山要塞司令部。學生們趁隙撤退回校園，用推車將身受重傷、血流不止的顏再策送回學校醫務室，到達時他已氣絕身亡了，⁴後來，由其兄顏再添領回。進攻車站的決死隊員，除了顏再策外均全身而退，無人傷亡。

當天，駐紮在三塊厝附近的軍隊也被學生自衛隊包圍，直到晚上 10 時，部隊接到要塞司令部命令，連夜撤回要塞，結束雙方另一場對峙。⁵此時，高雄一中校園附近已無軍隊出沒，學生們度過一個平靜的夜晚。不過，當高雄一中自衛隊進攻火車站，接著憲兵撤離後，要塞司令部迅即重整部隊，深夜後開始在市區重要地點進駐軍隊。

根據彭孟緝的回憶，3 月 5 日高雄市內許多政府機關都已經被民眾佔領，唯一尚未被攻破者只剩高雄要塞，民兵以日軍遺留之噴火車多輛逼近壽山，喊話要求投降，揚言若不繳械投降即用火攻。要塞司令彭孟緝一面以日語廣播，要求民眾放下武器，否則將砲轟整個高雄市以做嚇阻，另一方面以 8 門七五砲集中轟擊高雄市體育場展示武力，民兵見狀驚惶，立即撤去噴火車(在消防車上裝汽油，噴後引燃)，並喊話願意停戰談判。⁶

當日中午，市政府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派涂光明來校聯絡，希望自衛隊派人一同前往壽山要塞與彭孟緝談判的行列，為自衛隊所拒。午後 2 時，涂光

⁴ 引自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 年 11 月 18 日。針對車站憲兵隊的去留，另有一說，認為此時車站的憲兵並未撤離，直到 3 月 6 日要塞兵攻下山雙方會合後才離去。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潘作宏、翁繡花夫婦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 424。

⁵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陳錦春先生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 168。

⁶ 張炎憲等：《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臺北：二二八基金會，2006 年)，頁 239-240。

明、范滄榕、曾豐明與黃仲圖市長、市議會彭清靠議長與林建論副議長、台灣電力公司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等人進入壽山要塞，彭孟緝一面虛與委蛇，希望明日再談，一面暗中加緊準備軍事鎮壓。

3月6日上午9時，黃仲圖、彭清靠、涂光明一行「和平代表團」分乘兩部車進入要塞司令部談判，並提出九條「和平條款」，彭孟緝怒不可遏，以暴徒和叛亂組織名義逮捕代表團，並提早14個小時發動鎮壓攻擊行動。⁷

3月6日早上，陳仁悲的堂兄、任教高雄工校的陳仁和特地來通知他，告知鳳山的軍隊即將進攻高雄一中。高雄車站、民族陸橋都看得到軍人穿梭巡邏。高雄中學自衛隊核心成員會議商量，壽山、鳳山駐軍不久將發動進攻，學生自衛隊手上既沒堪用足夠的武器，又不容易防守，最後決議通知隊員儘快解散。到了傍晚時分，自衛隊員僅剩十餘人，乃趁著雨夜掩護，高二生帶領高一生到三塊厝附近，解散後各自返家。

3月6日下午2時，彭孟緝命令陸軍第21師何軍章團第3營向高雄火車站及高雄第一中學進擊，要塞守備大隊則進攻憲兵隊和市政府；同時，下令左營桃子園部隊以火力控制車站與第一中學北面之空地(圖4-3)，阻止可增援學生之武力。經過4個小時緩步前進，要塞部隊順利攻占市政



圖4-3 彭孟緝砲擊高雄車站與第一中學北面之空地，以阻絕高雄一中的支援。(洪南洋先生提供)

⁷ 參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前引書，頁67-68。



府、憲兵隊、火車站，但深怕高雄第一中學尚有強大火力，而不敢貿然再推進。⁸6 日晚，各部隊完成行動，「收復」市政府、高雄火車站等處以後，彭孟緝立即發電報向警備總司令部報告，「已先後攻下市政府、憲兵隊及火車站，預定於明日攻下第一中學後，即分向屏東、臺南行動，大局或可挽回於萬一。」同時將此電文經海軍電臺報告給南京的國防部。⁹3 月 6 日夜晚至 7 日清晨，高雄持續下大雨，高雄一中校園已經沒有任何武裝力量。尚未掌握當時高雄一中現況的軍方，實施就地包圍警戒，等待次日再發動拂曉攻擊。

3 月 7 日凌晨，彭孟緝下令兩個營進攻高雄一中(圖 4-4)，並在火車站屋頂架設四門迫擊砲向校園射擊，同時拉來要塞砲直接射擊校舍，導致高雄一中第二棟校舍東側紅磚牆面產生寬約 50 公分的大凹洞，機關槍與步槍也在校園第一棟、第二棟、倉庫和大講堂等紅磚牆面上留下許多槍孔(圖 4-5)。事件結束一個月後，學生返校上課，牆上的槍炮彈痕，仍舊清晰可見。¹⁰

⁸ 參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前引書，頁 68-69。

⁹ 參照張炎憲等：《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頁 258。

¹⁰ 參照吳榮發訪問、紀錄：〈洪南洋先生訪問紀錄〉，2012 年 10 月 14 日。



圖 4-4 要塞部隊進攻高雄一中時的校園。
(雄中校史室提供)



圖 4-5 洪南洋指出紅磚牆面上的迫擊炮彈孔所在。
(吳榮發提供)

當時率領軍隊進攻高雄一中的步兵連長王作金回憶：

當軍隊至高雄火車站時，暴民持槍退回高雄第一中學。這些暴民多是過去日本派赴南洋被遣返回來的，據說多為中部、嘉義人，他們把持高雄第一中學，成立南部指揮部。高雄第一中學的教室有兩層高，火車站與中學之間未蓋房子，所以暴民居高臨下。……本連顏副連長帶隊在今火車站右側放哨，暴徒從中學樓上向他狙擊，子彈貫穿他右手臂進入胸部，送到醫院不久死亡。我們有一個班繞過鐵路右邊接近中學，部隊尚未到達半路，已有兩人被中學二樓(一位上等機槍兵、一位中士班長)的人槍殺身亡。……一方面報告上級(團部)，說暴民盤據高雄第一中學，由於學校樓房較高，易守難攻，連部當即調回原駐守山下町鐵工廠的迫擊炮排來支援，大約在下午六點鐘來到火車站，當時



天色已暗，我們向中學打了五、六發，中學方面沒有發出槍聲了。隔天 7 日早上，團部調來兩門美式八一砲來支援，要塞也調一門要塞砲來支援。我們將迫擊砲安裝在公車站處，(7 日)早上六點多開了兩砲，過幾分鐘要塞砲也開了兩砲。¹¹

3 月 6 日下午 6 時以前，自衛隊員都已經陸續離校。要塞司令彭孟緝說，當部隊推進至距離高雄第一中學五百公尺時，發現校舍各窗口都有人被綑在上面；更有人揮動著白手帕，表示投降。部隊緩緩靠近，才發現校園內已無武裝分子，剩下的是被「拘禁」的兩千多位外省人，有部分外省人還被綑在窗欄上當沙包。¹²時任國民黨高雄市黨部聯絡人的陳桐說：「當軍隊逼近雄中，只見一個個外省人站在窗口邊，搖著白手帕大喊：『我是湖南人，我是山東人，不要開槍啊！』這些暴徒把外省人當做人肉盾牌，來阻止軍隊的進攻。」¹³當軍隊進攻時，雄中自衛隊學生都已經撤離，校園內已無武裝力量，如何強迫外省人綑在窗邊當沙包、當人質，況且親臨現場的王作金連長也說：「我們步兵班進入高雄第一中學校園搜索後，未發現有人傷亡，也沒有看到有外省人被綑在窗口，以後便退回火車站。」¹⁴顯然，彭孟緝、陳桐的說法是情報錯誤或者虛構臆測出來的，不足採信。

¹¹引自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王作金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頁 252。

¹²參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前引書，頁 72。

¹³引自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陳桐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頁 225。

¹⁴引自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王作金先生訪問紀錄〉，前引書，頁 254。

合滿省省立中等以上學校復課應行注意事項

甲 關於學生者

- 一、各校對於學生應先舉行調查。
- 二、各校住校學生自~~月~~四日起一律復課（各該校應于四月恢復安定期即行錄課日期由校擇定）。
- 三、凡誰被學生組間確未參加此次軍變中暴動行為者，統限於~~月~~四日起至~~月~~四日止一律到校辦理登記，並續~~行~~於學校登記另行通知。逾期即以退學論（登記起訖日期由各該校擇定，以至期為限）。
- 四、登記時應辦理下列各點：
 - 一、由家長或保証人申領到校，二、填具特別保証書格式另附三、未繳相片者應即補救。
 - 五、學生上學及教學時在途中應遵守交通秩序，先後按次禮讓，回家不得集団行并彌保帶學生徽章符號。
 - 六、學生在校不得集會，並不得參加任何校外團體活動。
- 五、關於教職員者。
 - 一、各校教職員應體會中央及本省政府旨意，對切蹉喻學生使能瞭解，此次事實之真相，並須以身作則，樹立良好學風。
 - 二、學生如未到齊，可臨時混合分組上課，對于校長指派工作不得推諉。
 - 三、積極推進導師制，加強訓導工作。
 - 四、各校校長及訓導人員應隨時密切聯繫。



1937年12月三十日
清华大学全班合影

伍、復學與整頓

高雄第一中學是二二八事件中唯一遭受政府軍隊進攻的校園。當時有些人直接或間皆因此遭受災殃。張自流說：「當時國軍在雄中一帶搜查，隨意抓人，只抓男人，所以當時曾卯吉與我岳丈以『協助高雄中學學生反抗國軍』的理由無緣無故被抓走。」¹張自流的岳丈曾吉富與雄中學生自衛隊甚至高雄中學根本毫無淵源，只因軍隊濫捕不幸被抓。高雄二中教師朱迺聰，鳳山人，3月24日以「煽動學生反抗政府」被捕，只因為他看到3月3日校園已經混亂，生怕學生出事，便集合家住鳳山的學生一起帶回家，結果被誣以「帶領學生作亂」，加關了兩、三個月。²

3月9日，市政府佈告，曉諭全市各機關、學校、工廠、商店，自10日起一律照常辦公、上課、開工及復業。10日起，各種車輛通行無阻，市營公共汽車復業。11日後，市面除戒嚴時間外，恢復平常狀態。為安定民眾生活，高雄市政府採取措施：

- (一) 外省籍被難同胞每人免費配給食米十斤，眷屬每名八斤，暫維生活。
- (二) 對於貧民免費配給糧食。
- (三) 搜集全市公私存糧，按照官價交由各區公所拋售。
- (四) 由南部防衛司令部佈告米糧暫不限價，准其自由買賣。

因處置得當，糧價波動小，民生得以安定。高雄市政府稱：「此次事變，賴彭

¹ 引自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張自流先生訪問紀錄〉，收入前引書(上)，頁64。

²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郭寶瓊先生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121。



司令處置神速，計畫周詳，傷亡得免擴大。有案可據者，計傷公教人員 31 人，死 8 人，暴徒除拘獲正法者外，死亡 7 人，民眾傷 54 人，死 86 人(包括無知盲從之民眾在內)，其餘不明身分者，死 24 人，合計死 125 人，傷 85 人。」³關於高雄市的傷亡人數，民間傳有 2,000 人甚至 5,000 人之多，地點多集中在高雄市政府、火車站及高雄第一中學。

有關高雄二二八之善後，根據保密局高雄組長謝愛吼(原名蔡蘭枝)報告稱：高雄市黨政軍合組之善後會議，於 3 月 24 日上午 9 時在南部綏靖司令部會議廳召開第一次會議，出席者有彭孟緝、陳啟川、黃仲圖、彭清靠、林建論、彭勃、陳桐、謝劍等人。會中通過決議：

- (一) 關於高雄市民間尚未繳出之槍枝，由市政府妥擬辦法，呈南部綏靖司令部批准公布施行。軍用品(如軍服、軍氈、鋼盔、綁腿等)之買賣，以後絕對禁止。民間現藏之軍用品限期交出。
- (二) 嫌疑犯尚有 200 餘人，應從速清理訊結。以市黨部為主體，集合本公正仕紳及市府憲警負責人，組織清查委員會，從事調查，並擬訂開釋辦法，呈南部綏靖司令部批准施行。其已悔過，具保獲准釋放者，除另有犯法行為外，憲警不得再行逮捕。
- (三) 市黨部、市政府、市參議會發表「告民眾書」，根除謠言，闡明政府除暴安良之意旨，以安定民心。至於盲從學生參加此次事件，可從寬免究，並由學校通知家長，促其回校上課。

³ 《高雄市「二二八」事變報告書》，《臺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下冊)，頁 491-492。轉引自褚靜濤：《二二八事件研究》(下冊)，(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1 年)，頁 408-409。

(四) 根據綏靖計畫，由市政府擬具辦法，限期辦理戶口調查及身分證核發。⁴

3月19日，南部綏靖區制定所轄縣市分區清鄉計畫，清查戶口，辦理連保切結，發國民身分證。高雄市、縣政府呈報實施辦法，經核定後施行。31日，組成「高雄市二二八事變嫌疑人犯調查委員會」，審查被捕人犯，情節輕微者或冤枉者，委員就地簽名蓋章，要塞司令部據此釋放被捕者。委員有國民黨高雄市黨部陳桐及仕紳陳啟川、林迦。經此被釋放的達900多人。4月底，高雄市清鄉工作完成。據《高雄市警察局逮捕二二八事件反動暴徒已處理及現押名冊》，自3月10日至4月1日，共計236名，已處理225名，現押11名。⁵

高雄第一中學在事件中「被暴徒據為司令部，且有學生參加，省教育廳甚為憤怒」，且雄中校史室提供連存放在金庫的學校鈐印也被劫取，故將第一、第二中學合併，由第二中學校長林一鶴擔任校長，林景元校長當時尚未被交保。除林景元外，高雄中學老師，畢業於臺北帝大醫學部的李碩楷，事後亡命大陸；有一位教公民的鳳福根老師到阿里山遊玩被打死；學生中除許宗哲、許馨樣外亦未有大傷亡。從《臺灣省立高雄中學舊制四年初中部第一屆畢業同學通訊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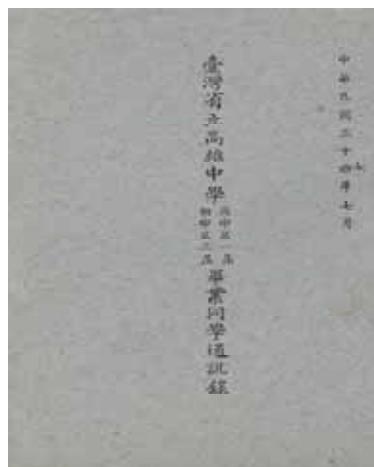


圖 5 - 1 臺灣省立高雄中學舊制四年初中部第一屆畢業同學通訊錄。(雄中校史室提供)

⁴ 侯坤宏：《研究二二八》(臺北：博揚文化出版事業，2011年)，頁128。

⁵ 參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臺灣南部綏靖區所轄縣市分區清鄉計畫〉，《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五)》，頁239-240、〈高雄市警察局逮捕二二八事件反動暴徒已處理及現押名冊〉，《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頁43-56。



(圖5-1)及第二、第三屆同學錄，可知這幾屆的畢業生都捲入二二八。⁶二二八事件時擔任高雄一中事務書記的邱金昌，說：

詎料第二天國軍進來了，雄中的學生被抓的抓，逃的逃；又經過四五天後，國軍坐卡車來，進入學校檢查整理東西，因本省籍老師都跑光了，……如今老師們都不敢出面，敢來的乃是未參加者，後來軍人要我帶路去禮堂旁之倉庫，那是外省人被抓時的物品放置處。……國軍進入校區搜查，也進入宿舍區逐戶搜查，能帶走之物都帶走，什麼都好，……校長林景元、訓導主任張木火都被捕了，換了外省人林一鶴為校長。⁷

高雄一中高中第一屆學生謝雄飛，描述事件後的校園，他說：

事件波及學校及學生，平息之後，學校換了校長—林一鶴先生，據說是由省黨部派來整頓學府的長官。一大批外省籍的新老師隨著而到校執教，使學校如期恢復上課。有的同學，此時起就沒有上學，可能是被「二二八」嚇壞了，或是看破了時勢的轉變，另謀比念高中更好的出路。⁸

⁶ 參照許雪姬：《愛・希望與和平—二二八事件在高雄紀念專輯》(高雄：高雄市歷史博物館，2000年)，頁83。

⁷ 引自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邱金昌、邱許淑瑕夫婦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397。

⁸ 引自謝雄飛：《回憶錄》，頁48-49。

同一屆的洪南洋二二八事件後回憶，說：

二二八事件時，各地醫師、律師等仕紳均遭到拘留審訊。在梓官行醫的父親也被留置一個月左右……。事件過去一個月後，我回到學校，看到第一棟、第二棟校舍遭受槍彈襲擊的破損痕跡，尤其第二棟朝東邊的紅磚牆面有個五十公分寬的大洞，應該是遭受迫擊砲攻擊所致。我記得有一位同學，雄中尚未畢業，他是一個思想左傾的同學，二二八事件時被軍隊抓去，槍斃死亡。二二八事件後，省立高雄第一中學與省立高雄第二中學合併，由色彩鮮明的國民黨官林一鶴擔任校長。民國 37 年，我因品學兼優，獲選為全校模範生，與校長、師長、全體模範生留下合影。⁹

陳仁悲憶起事件之後，高雄一中的學生已經被點名作記號，言行舉止都受到特別的監視。陳仁悲的經驗：

記得二二八事件過後有一天，我、林芳仁和李榮河在高雄市政府前面的空地納涼、聊天，過沒有幾天，林芳仁的父親(原二中(今前金國中)校長林守盤)對他說，有人跟我說你們什麼時候去集會，說了哪些話。

⁹ 引自吳榮發訪問、紀錄：〈洪南洋先生訪問紀錄〉，2012 年 10 月 14 日。



我們心想，別人為什麼會知道？況且，我們也不常去呀。¹⁰

3月6日長官公署教育處發函高雄第一中學宣達執行〈省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關於「二二八」事件自我表白須知〉(圖 5-2)，規定所有中學以上學生無論是否參加過二二八事件，均應「自動表白其行為，抒述其感想，以為今後學校訓導設施之參考」，自我表白起訖期限為2月28日至3月13日，撰寫內容包含上述時間與誰在一起、談些什麼、參加何種集會、參加者有誰、誰又發表什麼意見、事件之所見所聞、有何感想、未來求學服務之計畫等。此外，3月9日學校也收到教育處〈「二二八」事件學生坦白日記須知〉及〈辦理此事應注意事項〉(圖 5-3)，明白指出從坦白日記必定可以尋出做為調查之依據，坦白日記是所有高中、初中學生必須撰寫，並要求事前絕對保密，以免學生交換意見或有所保留。因此，郭國基的兒子郭拔山，四、五月間返校復學，學校經常要求學生寫白白書，而且一連寫好幾次，頗感厭煩。¹¹

¹⁰引自吳榮發整理：〈「二二八事件與雄中自衛隊」座談會紀實〉，《高市文獻》第23卷第1期，頁143。

¹¹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郭拔山先生訪問紀錄〉，收入前引書(下)，頁59。

伍、復學與整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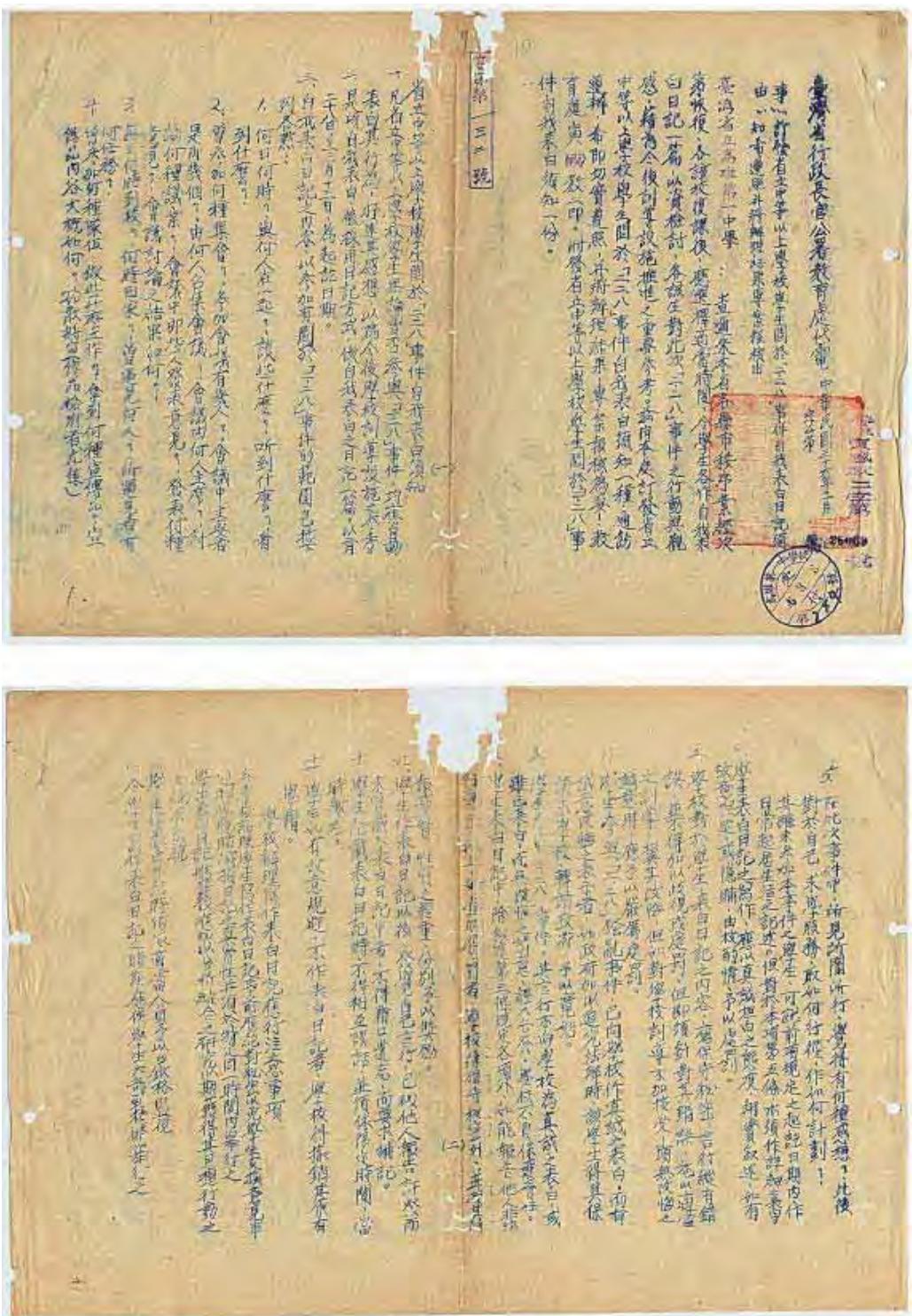


圖 5-2 省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關於「二二八」事件自我表白須知。(檔案管理局提供)





圖 5-3 〈「二二八」事件學生坦白日記須知〉及〈辦理此事應注意事項〉。(雄中校史室提供)

3月17日全臺灣尚實施戒嚴令，教育處同時要求全國各校照常上課，來臺宣慰民眾的國防部長白崇禧也要求學校儘快復課，行政長官公署要求學生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復學，否則一律開除學籍。長官公署頒布了〈臺灣省立中等以上學校復課應行注意事項〉(圖5-4)，對於愛護學校者給予獎勵，對於參與事件者予以懲戒。學生必須在指定時間內由家長或保證人陪同到學校重新登記復學手續，部規定學生上下課途中不得集體同行，不得參加校內外集會或團體行動。隨後，長官公署教育處針對各校師生在事件期間的表現做出獎懲。高雄第一中學校長林景元因「領導無方」被撤換，高雄一中與高雄二中合併為省立高雄中學，由高雄二中校長林一鶴新任校長(圖5-5)。¹²

¹²陳翠蓮：《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頁 59、118-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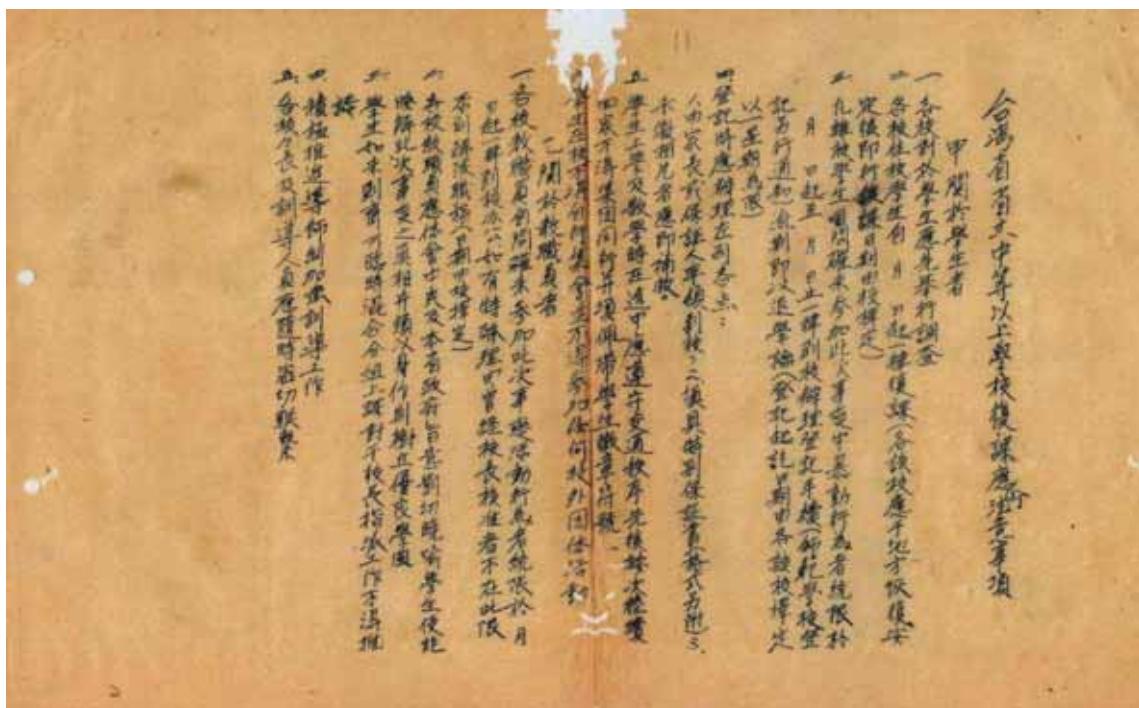


圖 5-4 〈臺灣省立中等以上學校復課應行注意事項〉。(雄中校史室提供)



圖 5-5 二二八事件後，高雄一中二中合併為省立高雄中學，校長換成外省籍的林一鶴，同時聘請許多外省籍教師。(洪南洋先生提供)



二二八事件後，高雄第一中學與高雄第二中學合併，統稱省立高雄中學。學校向二二八事件救恤臨時委員會申請救濟撫卹者，以外省籍教職員居多。高雄中學雖於3月17日正式復學，然因人力、物力、財力極其短缺，推動復原工作頗為沉重而緩慢。¹³

高雄一中的學生參與二二八事件，想為戰後紛亂的社會做些什麼，除了抗議戰後臺灣政經社會腐敗之外，還存在一股思想啟蒙與知識前進的氣息，他們都在日本帝國決戰時期受過軍事訓練和動員奉仕作業，故能在短時間內發揮可觀的組織能力，選擇一條路，唱一首「青春進行曲」。政府對青年學生自動自發組織自衛隊，還出兵攻打車站，在地方上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頗為擔憂。雖然國防部長白崇禧為青年學生前途打算，主張對學生寬大處理，只要由家長保證、悔過自新皆可返校繼續學業。¹⁴但學生這次轟轟烈烈的行動，也被報章媒體指為恥辱、最令人痛心之事，並指出事情的根由是「受了日本奴化教育的毒害……種下了誤解祖國，敵視祖國的根苗」、「這一事污點實在太嚴重了，應該立刻設法洗刷乾淨」。實施善後去汙的辦法，有下列數點：

(一) 徵查師資：凡平常有惡意批評祖國，灌注不良思想的教師應予免職，「愛國思想第一，學識高低其次」。

¹³ 參照簡篳笙主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八)》，前引書，頁9。

¹⁴ 3月22日晚上8時30分國防部長白崇禧在臺中向全省同胞的廣播時，認為學生參與「二二八事件」是由於「臺胞青年過去受日本狹隘偏激之教育，由於日本對殖民地所施奴化教育的遺毒，不正確的思想，不了解國情，以致輕視祖國政府人民和軍隊。」參見魏永竹主編：《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年)，頁476。3月27日對臺北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的訓詞中，再度表達相同的看法。行政長官公署陳儀亦認為：「釀成這次事變的主要因素，是日本思想的反動，臺灣淪陷半世紀，臺胞思想深受日人奴化教育和隔離教育的遺毒，35歲以下的青年，大都不了解中國，甚至蔑視中國和中國人，詆毀中國的一切文物制度，認為件件不如日本，而自忘其祖宗本屬中國人。」簡篳笙主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八)》，頁76。

- (二) 要剛性的強制的教學國文國語：課程一律要用國語教，(萬一不能直接教，暫准以臺語輔助，但不能全用臺語偷懶)，絕對禁止用日語教書，日本教員全應遣返送日，以日語教書的人都要解聘。
- (三) 盡量派臺灣學生赴內地求學，若大量求學不可能，不妨在暑假組織大規模的參觀團，由政府酌予補貼，使臺灣學生赴祖國觀光，加強國家觀念，擴大其胸襟。
- (四) 對參加這次暴動的學生，一方面要寬大，一方面要加以特別的訓導，才能使轉變為國家真正有用的人才。

這代表當時外省官僚、學界、知識界和報界的普遍看法，高雄中學遂成為各界「宣撫」的對象。

事件後，高雄一中學生除遠道者外，大部分已於3月17日正式復學，約有500餘人，高雄二中的情形亦復如此。可能由於全省各地學生並未完全依照教育處或學校規定時間回校報到，加上3月29日白崇禧在臺北賓館指示二二八善後六要項中，學生的處理原則為：(一)一律即行復課。(二)復課後，除共黨分子外，不得逮捕，如有不軌行為，由校方依校規處罰，因此教育處依其指示，逐步放寬學生復課標準。(三)4月初首先規定，「為仰體中央旨意，并簡化各生復課手續起見，特規定凡學生經其家長平常到校向學校切實保證，今後絕對安分守己，努力學業者，即可准其復學。至極少數真正不堪造就者，可酌予開除。又各該校辦理復課登記時間，如事實需要展限者，可自行斟酌辦理。」¹⁵其後，又規定「主管機關迅令各生回校復課，並簡化其復課手續，

¹⁵ 參見簡笙簣主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電飭高雄第二中學學生經由家長保證者即可復學又辦理復課登記時間可予延期〉，前引書，頁551。



家長負責告誡，率領到校即可准其復學，以維教育而安人心。」¹⁶復課手續由須填具特別保證書，保證人除家長外，尚須一名關係人作保，改變為只須家長平常到校向學校切實保證，最後更簡化規定，由其家長 負責告誡，率領到校，即可准其復學。可推測學生復學情形未如預期順利，主要原因應與心存畏懼，不敢回校有關，如林芳仁即是聽到白崇禧宣布處理學生的原則後才回學校。

林一鶴校長亦在 4 月 6 日佈告：「因奉專查此次事變，我政府特寬大為懷，青年學生以軍事未諳，希各善體斯旨，凡未經辦理特別保證手續者，准再寬限於 3 日內由家長率領到校辦理手續，幸勿自誤為要。茲將未經辦理特別手續學生名單附貼於後。」¹⁷因此，合併後的省立高雄中學學生辦理復課截止日期應為 4 月 9 日。由於未見此份布告附貼的學生名單，亦不見當時學生或家長填具的保證書，故無法得知 4 月 6 日以前，高雄中學學生復課報到的情形，約有 40 名學生未到校復學。¹⁸學生未報到復學的原因，主要為：

(一) 外縣市學生因交通不便或未接到復課通知

(二) 心存畏懼，不敢回校報到：要塞司令部採取軍事行動驅散群眾，甚至攻打一中，以及事後搜索民戶、拘押男性的做法，對當時的一、二中學生心理造成不小衝擊。無論是否曾參與維持秩序，部分學生

¹⁶參見簡笙簣主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電飭高雄第二中學迅令各生回校復課並簡化其復課手續〉，前引書，頁 561。根據陳仁悲的說法，白崇禧對於二二八事件中相當受矚目的高雄中學自衛隊學生採取寬大處理原則，緣於白崇禧蒞臺視察時，與陳仁悲同一屆的高雄一中學生藍昭典(後來出國深造，並於美國海軍熱研究所任職)擔任其隨身秘書，他告訴白崇禧事變時台灣社會的實況與學生訴求之正當性，故高雄中學經過時代的劇變尚能幾乎秋毫無犯而快速復學。參見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 年 11 月 18 日。

¹⁷參照簡笙簣主編：〈高雄第二中學佈告從寬辦理學生復課手續〉，前引書，頁 574。

¹⁸當時，雖無正確學生報到人數，不過從 1946 年 4 月份高雄一中入學學生人數總計 629 人來看，顯示未報到人數不少。參照許雪姬：《愛・希望與和平—二二八事件在高雄紀念專輯》(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1999 年)，頁 83。

或家長擔心學生回校後被追究，因此學生可能延誤回校復課時間。例如，高二生林芳仁因心存恐懼，回家後為躲避軍隊挨家挨戶的搜尋，生活於榻榻米床下四十天。¹⁹住在鳳山的高一生潘印雄因經常聽到某些人被槍斃的耳語，不敢到校，直到事件較為平息後，才回校上課。²⁰初二生許瑞人參加學生軍，事後逃亡，後來因其姊夫當鄰長，才無事回家。²¹高雄二中校長林一鶴向教育處回報學生復課的狀況，也提出類似的背景說明。

(三) 「二二八事件」中不幸遇難或失蹤：例如高一學生許宗哲死於愛河邊²²，初一學生黃藍雄失蹤。²³

(四) 「二二八事件」中遭收押而不及復課者：目前檔案中僅見二中高一學生蔡振興一例。經3月5日、6日留校的程言、沈克琴、陳鳳翔、郭養潞、陳錦龍、連漢樑及鐘茂成等人報告校長林一鶴，該生平素操行優良(前學期操行總評等第甲)，敬愛師長，動亂時曾留校保護本校外省籍教職員多人，後因返家而誤遭收押，至今已歷兩週，而本校業已復課一週，為顧及該生課業，學校應即設法保釋，林一鶴亦隨即向要塞司令部保釋該學生。²⁴此外，林有義在3月7日軍隊清查三塊厝暴徒的行動中，與林景元校長一同被扣押帶走，經過十餘

¹⁹ 參照吳榮發、林秀玲訪問、紀錄：〈莊道周、李榮河、陳仁悲、林芳仁、龔顯耀、李俊雄先生訪問紀錄〉，2003年8月13日。

²⁰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潘印雄先生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438。

²¹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林許秋月女士訪問紀錄〉，前引書(中)，頁252。

²² 參照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高李麗珍女士訪問紀錄〉，前引書(上)，頁300。

²³ 參照許雪姬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八 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頁194。

²⁴ 參照簡笙簷主編：〈高雄第二中學函復高雄要塞司令部該校學生蔡振興確無參加暴動請賜予保釋〉，《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八)》，頁496-498。



天，謊稱牙科技術員的身分才被釋回，可能羈押期間飲用水不潔，回家後又生病將近一個月，直到4月下旬，徵得林一鶴校長的同意才又回校上課。²⁵

教育處為改造青年學生的思想性問題，避免重蹈覆轍，首先要求學生復課後撰寫自白日記，作為日後訓導上的依據，也要求訓導人員務必研讀部頒「訓育綱要，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綱要實施導師制應注意之各點」的要旨，克盡職責，更訂頒「本省各省立中等以上學校『二二八』事件後訓導實施上應行注意事項」，提示當前矯治之方，期收迅速成果，達成教育使命。「臺灣省各省立中等以上學校『二二八』事件後訓導實施上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學校應多講解國父遺教，宣揚三民主義理念；介紹中國歷史地理，培養學生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講解臺灣與祖國之關係，以及其淪陷於日本時期之抗日事蹟，與歷次祖國之護臺運動，使學生深切瞭解臺灣原為中國之領土，臺灣同胞即為中華民族之後裔。²⁶

受訪的校友談及事件後的遭遇，都說校方並沒有什麼追究情形，尤其曾留校對抗軍隊的高二生李榮河、陳仁悲、林芳仁等人雖回校報到時間極晚，校方並無任何處置措施，對於校方與上述內容相關之言論並不理會。高一生何聰明印象中每班學生都要到市府前面的運動廣場聽訓，由彭孟緝或其參謀們講話，內容是學生因為受了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才會對政府不滿，以致於造成這些事故，只要學生改過自新即可，不會有什麼進一步的行動。不過何先生亦表達他不服氣的意見，心裡想「做奴隸，是誰讓我們做日本的奴隸？說我們被奴化，但我們至少守法啊！比起你們，品質好多了！」²⁷其他校友

²⁵ 參照林秀玲訪問、紀錄：〈林有義先生訪問紀錄〉，2003年9月19日。

²⁶ 林秀玲：《高雄中學與「二二八事件」》，前引書，頁94-96。

²⁷ 引自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何聰明先生訪問記錄〉，收入前引書(上)，頁410。

即使無此印象，對當時國民政府統治臺灣的想法均與何聰明一致。由此可見學生在政府恩威並濟的宣導下，表面上看似穩定下來，實則心裡仍對國民政府相當不滿，官方宣傳工作並未達到預期效果。

這種思想改造工程並未隨綏靖宣傳工作組結束而停止，「二二八事件」後接掌省立高雄中學的林一鶴校長、王家驥校長(1948年9月1日接任)(圖5-6)都仍會利用全校教職員工生集會的場合，宣揚政府德政及三民主義思想等。



圖 5 - 6 1949 年王家驥校長(背對者)在大講堂對學生精神講話。(雄中校史室提供)



改寫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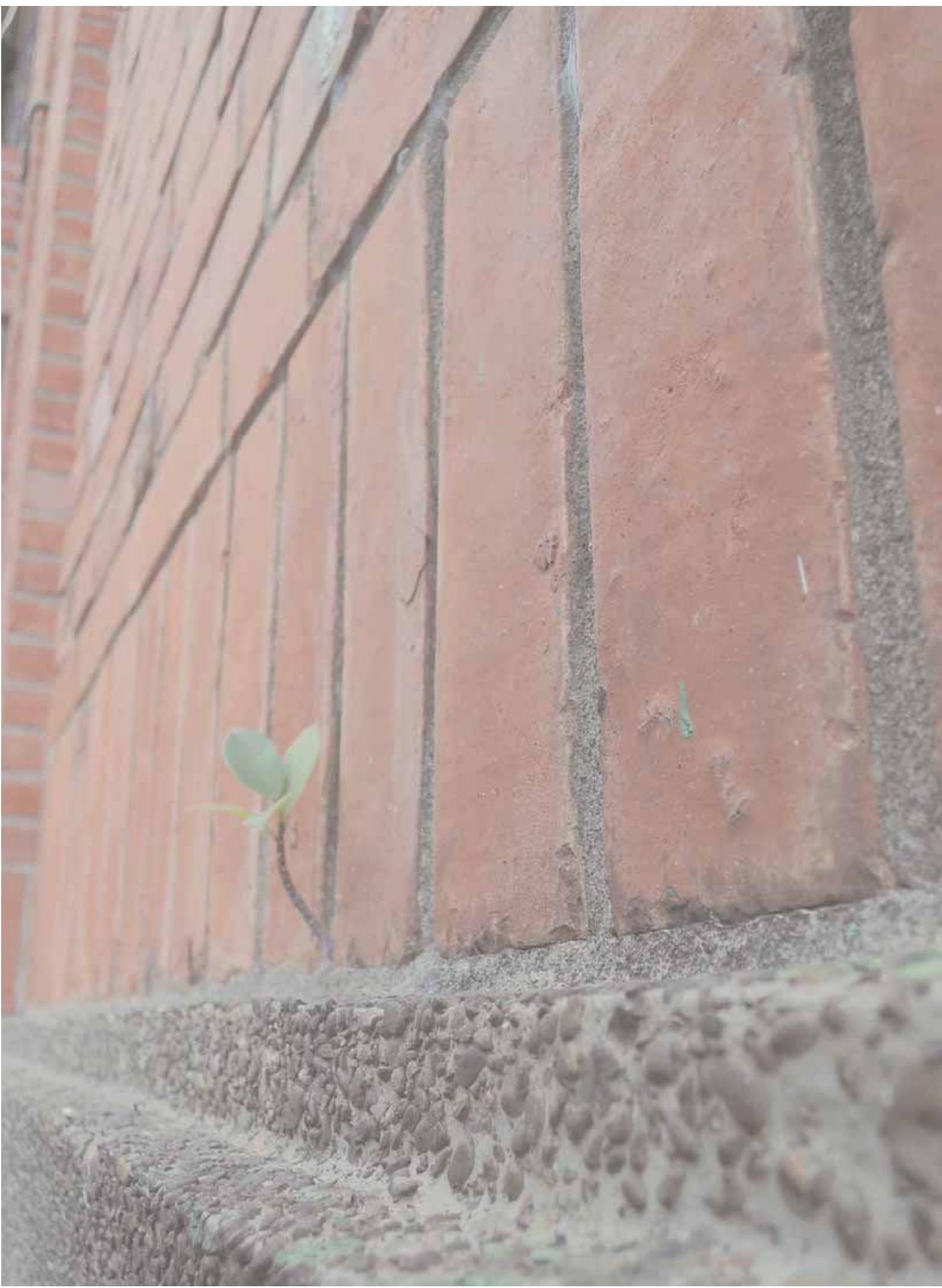
一三八高雄中學自衛隊

座談會手冊

結 語

黑夜以後，現實有一個
缺口，我是打那而逃亡
的 雖然你 像監禁
終身犯一樣地 監禁我的
一生 然而 逃亡以後的
我是自由的
你不能捕獲我愛的掌紋
你不能捕獲我恨的足跡

—李敏勇：〈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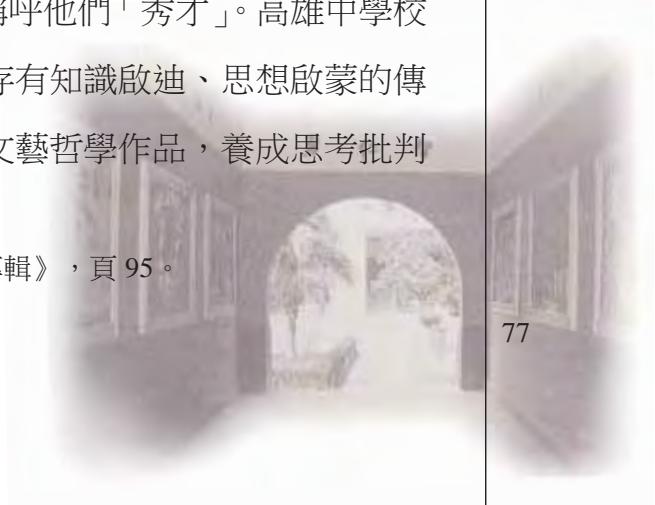
結 語

二二八事件這樁悲劇，似乎能夠避免，但卻爆發了，孰令致之？學者認為主要在於臺灣人經歷兩個不同的政府而一時適應困難，加上戰後東亞政治局勢驟變，經濟生活蕭條、社會人心不安；臺灣人從滿懷希望到墜入失望的深淵，¹倏忽而過的時勢未曾給「祖國」與臺灣兩地有形與無形的廢墟夠多的緩衝來重建和修整，當雙方隔閡還沒來得及彌縫，馬上又產生許多誤解和猜疑，衝突因此爆發。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因為統治者以天朝上國自居，以解放者、施捨者的姿態駕臨臺灣，表現出濃厚的驕矜之氣，加上迷信威勢可以禁暴、德厚不足以止亂，導致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之勢，演變為全島性的大災難、大悲劇。

1940 年代，高雄已經是略具雛型的工業城。1944 年底到 1945 年初，高雄市區有百分之八十受到轟炸，戰後行政長官公署未能儘速恢復港口及工業機能，工人失業嚴重，加上從海外回臺軍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社會經濟愈趨困頓，報章雜誌不斷揭露政治貪腐、社會黑暗、經濟亂象及爆發零星衝突事件。血氣方剛的失業軍人、工人和青年學生，對於政府之作為和社會經濟之失序逐漸不滿，他們心想新時代新氣象就該有所新作為，結果卻被接收者糟蹋遺棄，終於引爆全島性的大震盪。

日治時期，高雄中學為高雄州最高學府，校長地位崇隆，教師素質極高，學生非常優秀且自我期許很高，在地民眾習慣稱呼他們「秀才」。高雄中學校園即使在決戰時期，軍國主義鼎盛之際，仍舊存有知識啟迪、思想啟蒙的傳統，學生們透過日文閱讀歐美先進知識，透過文藝哲學作品，養成思考批判

¹ 許雪姬：《愛、希望與和平——二二八事件在高雄紀念專輯》，頁 95。



習慣，青年學生的胸臆悄悄地滋生社會主義與左派思想。心裏想著未來要如何打破族群藩籬、擺脫政治壓迫、消弭差別待遇和追求社會公義。²這是二二八事件前，高雄中學學生組織自衛隊的思想基礎。

1941 年高雄車站落成啟用，標示高雄的都市發展核心區已從鹽埕轉移此。太平洋戰爭末期，高雄市飽受美軍轟炸，高雄車站沒被列入轟炸對象，車站旁的高雄中學也未受重大損害。戰後，高雄車站已是人員貨物進出高雄的門戶，本線(縱貫線)與屏東線的通學生每日上學必經之處。1946 年底至 1947 年初，因鐵路當局站務人員態度倨傲、野蠻，引起學生們不滿進而爆發言語及肢體上的衝突，高雄一、二中、高雄工校、高雄商校學生串聯包圍車站要求站長出面說明並合理處理，事件經四校校長出面與鐵路高層協商解決而逐漸落幕。高雄車站已然成為學生們眼中一個令人嫌惡的官僚權威代表。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波瀾快速蔓延全臺。3月3日，社會上已充滿詭異氣氛，大有山雨欲來的樣子。3月4日早上，高雄一中、高雄工校、高雄商校等校部分師生集合於高雄一中大講堂討論事件因應之道。學生們決議成立自衛隊，由高雄一中高二生領導，推選野球隊的李榮河擔任隊長，陳仁悲任副隊長，領導高雄中學及少數高雄工校、高雄商校學生。隊員分組輪流守護在校園各角落，以維護人員財產之安全，並派出隊員巡邏附近社區；另外設置民眾保護所，收容載送或投奔進來校園的外省民眾，他們與學生們共飲共食。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社會人士幾度進入校園，企圖以高雄一中為指揮中心帶領放政府運動浪潮，唯校方不希望事情擴大而愈趨複雜，危及校園及學生安全，加上李榮河、陳仁悲、楊冠傑等學生領袖，將學生自發性的組織活

² 參閱葉紀東：《海峽兩岸皆我故鄉》(臺北：人間出版社，2000 年)，頁 4-9。柯旗化：《臺灣監獄島》，頁 17、31-34。吳榮發：〈省議員涂麗生及其小說〉，《臺灣文獻》(別冊 19)，2006 年 12 月，頁 42-43。

動定調為護衛校園財產人身安全，無意與社會勢力匯流，故幾度拒絕社會人士參與，也未派人參加高雄市政府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且婉拒一同上壽山參與要塞司令部的談判。

學生們希望火車站能發揮正常功能，火車能順利通行，民眾可以自由出入。3月5日早上，自衛隊決定組織決死隊前往車站趕走駐守的憲兵部隊，隊長李榮河指定由陳仁悲擔任決死隊領導，兵分三路進攻高雄車站。無奈自衛隊之槍械、訓練、人數皆不如憲兵，自衛隊商請陳田錨同學父親、地方仕紳陳啟清出面，協商解除雙方對峙局面。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部下命進攻市區，很快便攻下高雄市政府、火車站，過程不少民眾罹難，高雄一中學生自衛隊也於當晚趁著夜雨全面撤離校園。次日，軍隊進攻高雄一中，軍隊以迫擊砲、要塞砲、機槍、步槍朝校園射擊，結果校舍紅磚牆面嚴重受損，留下半公尺大的砲彈坑和槍擊彈痕。根據官方的說法，3月7日凌晨，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命令軍隊進攻高雄第一中學，軍隊進入校園後，發現被集中禁閉在房子裡的外省人有一千多名，部分外省人被綑綁在窗欄邊當沙包，並且搜索到「學生軍組織表-臺灣革命軍高雄支隊編制系統」、「三三暴動計畫」、「傳單」、「告親愛的同胞書」、「告臺灣同胞書」、「高雄學生聯合軍本部關防」、口號標語等反抗政府的證據。根據幾位當時參與事件學生的說法，根本未見過任何學生軍組織編制表、關防、標語、口號等，且3月6日軍隊進攻時，自衛隊員都已經撤離，校園內已無武裝力量，又如何強迫外省人綑在窗邊當沙包、當人質？而親臨現場的王作金連長也說：「我們步兵班進入高雄第一中學搜索後，未發現有人傷亡，也沒有看到有外省人被綑在窗口，以後便退回火車站。」顯見，上述官方說法及證物若非張冠李戴即為偽造出來的，其目的無非想藉由誇大學生軍之組織規模，羅織學生有計畫、有目的進行顛覆政府之活動，以遂其強力打擊、大肆屠戮民眾之藉口。



二二八事件時，高雄中學是唯一遭受軍隊攻擊的學校。學生組織自衛隊護衛校園，同時前進火車站企圖解除憲兵的交通管制，在在顯現學生自發自省、關懷同胞、實踐社會公義的自覺，令人欽佩。事後，他們走過漫漫人生黑夜，提心吊膽手裡的掌紋與走過的足跡是否會突然成為犯罪證據，絕大多數參與的學生都噤聲一輩子，直到 1987 年解嚴之後才敢開始小聲地講起，深埋心底的痛苦和驚懼也才獲得些許的療癒。他們數十年來的生命歷程，正如同李敏勇在〈夢〉(2006 年)詩中所言：

黑夜以後，現實有一個
缺口，我是打那兒逃亡
的 雖然你 像監禁
終身犯一樣地 監禁我的
一生 然而 逃亡以後的
我是自由的
你不能捕獲我愛的掌紋
你不能捕獲我恨的足跡³

李敏勇說出了二二八事件高雄中學自衛隊員們潛藏許久的心聲，歷史事實也正要破繭而出。

³ 引自李敏勇：《是春天為我們開門的時候了》，前引書，頁 50-51。

引用及參考文獻





引用及參考文獻

(一) 專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全六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吉田格編：《高中同窓會會報》第11號，東京：高雄中學同窓會，1978年。

李敏勇：《是春天為我們開門的時候了：一個臺灣詩人心的秘密》，臺北：圓神出版社，2012年。

林木順：《臺灣二月革命》，臺北：前衛出版社，1990年。

侯坤宏：《研究二二八》，臺北：博揚文化出版事業，2011年。

柯旗化：《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高雄：第一出版社，2002年。

高雄市政府編：《高雄市二二八事變報告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

張炎憲等：《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臺北：二二八基金會，2006年。

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中、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

許雪姬：《愛・希望與和平—二二八事件在高雄紀念專輯》，高雄：高雄市歷史博物館，2000年。

許雪姬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八 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4年。



(二)期刊論文

〈學生自治會規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第48期，1947年春季，
頁752-753。

吳榮發整理：〈「二二八事件與雄中自衛隊」座談會紀實〉，《高市文獻》
第23卷第1期，頁129-146。

(三)學位論文

林秀玲：《高雄中學與『二二八事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

(四)報紙

〈口角事惹起大波瀾 學生包圍高雄車站〉，《民報》，1946年12月21日，第4版。

〈俟市政府之指導，展開日僑救濟運動〉，《民報》，1946年1月21日，第2版。

〈站員學生衝突事件，有和平解決希望〉，《中華日報》，1946年12月22日，第3版。

〈高雄月臺權作鬪牛場〉，《新生報》，1946年12月21日，第5版。

〈高雄站構內，學生鐵道員大爭鬭，致火車緩發二點多鐘〉，《興臺日報》，1946年12月20日，第2版

〈高雄遷移二中，推選遷移委員〉，《民報》，1946年6月4日，第2版。

〈國敗戰民失職，日少婦多沉苦海〉，《民報》，1946年1月24日，第2版。

〈接收後之諸學校，高雄已訂辦法〉，《民報》，1945年11月10日，第2版。

〈推林景元氏為台北二中校長，父兄會提出建議書〉，《民報》，1945年11



月 22 日，第 2 版。

〈臺灣事變之善後〉，《中央日報》，1947 年 4 月 10 日，第 2 版。

〈學生昨包圍高雄站，影響鐵路行車，站員陳啟川等被毆傷〉，《中華日報》，1946 年 12 月 20 日，第 3 版。

〈學生與火車站糾紛雙方讓步圓滿解決〉，《國聲報》，1946 年 12 月 22 日，第 3 版。

〈學生鐵路工衝突案雙方集會商討善後 原因在於互相誤會〉，《民報》，1946 年 12 月 22 日，第 4 版。

(五) 口述訪談紀錄

吳榮發、林秀玲訪問、紀錄：〈莊道周、李榮河、陳仁悲、林芳仁、龔顯耀、李俊雄先生訪問紀錄〉，2003 年 8 月 13 日。

吳榮發訪問、紀錄：〈洪南洋先生訪問紀錄〉，2012 年 10 月 14 日。

吳榮發訪問、紀錄：〈陳仁悲先生訪問紀錄〉，2012 年 11 月 18 日。

林秀玲訪問、紀錄：〈林有義先生訪問紀錄〉，2003 年 9 月 19 日。

附 錄





油印室

Copy Room

附錄、臺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人事月報表

人事月報表											
○財政部立第一中學											
姓名	年齡	性別	職務	薪俸	發給	日期	用印	註	備註	簽章	日期
林景元	30	男	正三級	180	180	1956.7.31	180			林景元	1956.7.31
註：本報表為人事處依人事處所定之標準，由各級行政人員依各級行政機關所定之標準填寫。但凡本處各級行政機關所定之標準與人事處所定之標準有異者，應依各級行政機關所定之標準填寫。											

人事月報表											
○財政部立第一中學											
姓名	年齡	性別	職務	薪俸	發給	日期	用印	註	備註	簽章	日期
林景元	30	男	正三級	180	180	1956.7.31	180			林景元	1956.7.31
註：本報表為人事處依人事處所定之標準，由各級行政人員依各級行政機關所定之標準填寫。但凡本處各級行政機關所定之標準與人事處所定之標準有異者，應依各級行政機關所定之標準填寫。											



人事月季報表

西陽高中學生處

西陽高中

林景元

資料時間：1947年1月1日 資料來源：雄中校史室